

《绣鞋记》

清乌有先生订。又名《绣鞋记警贵新书》、《绣鞋全传》。该书题“乌有先生订”卷首有序、跋、题词。作者真实姓名失考。本书描述户部主事叶荫芝依仗权势，结交无赖李鹁举、叶陶泽之流，横行乡里，诱拐寡妇张凤姐，逼死平民黄成通，霸占其良田宅园。黄成通的友人黎爷不畏权势，揭露并告倒了叶荫芝。本书意在警诫权贵勿贪忽淫，所以名“警贵新书”。从小说故事发生在莞邑、羊城一带，和作者对岭南地理的熟悉，以及罗浮山下烟霞客的题词“寒声传诵家家遍，清磬乡遂今播岭南”等，可知作者乌有先生当为广东人。另有一部小说名《警富新书》，嘉庆十四年（1809）广东翰选楼刊本，演述雍正广东一桩著名命案，“警富”、“警贵”题旨相近。是书现仅存英国博物馆藏蝴蝶楼刊本。

目录

- 第一回 叙华筵共谈衷曲
- 第二回 宝莲庵请尼作合
- 第三回 张凤姐绣鞋慰赠
- 第四回 张良雪忿激出妻
- 第五回 逞豪强损人利己
- 第六回 叶荫芝托尼问病
- 第七回 效鸾凤舟中叙会
- 第八回 谒岳翁欲盖前愆
- 第九回 黄显国求谋不遂
- 第十回 立奸谋荫芝抢割
- 第十一回 黄成通问因受辱
- 第十二回 黄成通威逼戕身
- 第十三回 金友谊代作呈词
- 第十四回 黄叶氏扳辕赴控
- 第十五回 叶荫芝革职解审
- 第十六回 除暴虐出示招告
- 第十七回 缔姻娅以绵世好
- 第十八回 张凤姐冤魂托梦
- 第十九回 问典刑法场祭奠
- 第二十回 森罗殿冥判阴魂
- 第一回 叙华筵共谈衷曲

诗曰：

堪叹世人不自知，欺人便是把天欺。

茫茫欲海终填满，事到其间悔恨迟。

丹凤来仪宇宙春，中天景色四时新。

世间事业惟忠孝，臣报君恩子报亲。

这首诗乃前人所作，无非要世人以忠孝居心：如居官，以尽忠报国；居家者，以尽孝事亲。是忠孝为人生之大本也。人能全忠全孝，则知节义廉耻，凡一切越礼非法之事不敢妄为，宗族乡党揄扬德行，是以流芳百世；若不忠不孝，则丧节义廉耻，凡一切损人利己之事任意胡行，乡曲闾阎无不咬牙切齿，是以遗臭万年。这一节话乃千古公论，并非一人之私议也。按下不表。

且说有一土豪劣绅，姓叶名荫芝，系莞邑石井乡人，别号鹿莪，浑名皮象。自幼在家攻书，侥幸名登金榜，曾任户部主事，在京供职几年，因丁内艰，回家守孝。发妻张氏，早已镜破钗分，姬人伊氏，恃宠专房，再续何门，乃贡士南宫之女。

前生一女，许配白马烟同李鹬举之子。亲家来往十分情密。

一朝主事寿辰，家人打扫地方洁净，满堂佳客纷纷到贺。

荫芝在家贪恋妻妾，兼之财路通神，久经服缺，不欲起复登朝。

是日寿辰，大开筵席，觥筹交错，婪美杯倾，膳罢酒阑，宾朋散退。座中惟有武举邓清、同宗叶润泽。此二人乃是主事门下走狗，惯于巧言令色，左右逢迎。荫芝将各亲友送了，只留他两个不肯放行，声称：“仁兄何必匆匆回府，权且屈驾寒庄，弟有言词奏告。”于是分付家丁重摆酒宴，与二人畅饮谈心。

正饮之间，家人报上：“亲家李老爷到来。”三人连忙起身，离席相迎。彼此说长话短，共叙寒温。礼毕，大众一齐入席。

台中摆列海错山珍。酒过数巡，鹬举把杯，命仆满满斟上，双手捧定，叫句：“亲家，今日乃东华注算，南极增辉，弟叨姻末，理应到贺称觞，只因俗冗匆匆，以致迟迟到府，借花敬佛，聊表微款，但愿亲家大人从此加官进爵，财帛亨通，年年此日，岁岁今朝。”说罢，将酒敬上。荫芝双手捧接，只称：“亲家，小弟材同蒲柳，不过马齿频加，辱承宠锡吉语，实深惶愧既承台命，自当乐从。”将酒一饮而尽，命童满斟一盏回敬。邓清乘势连声称羨：“进士公果系福如东海、寿比南山，近日天平旺相，厘戡兴隆，财帛丰盈，不下陶朱之富。”荫芝答曰：“小弟才微福薄，虚愿难偿，数载经营，目今依然故我。吾兄所云，实为铺张取笑。我想世间千好万好莫如钱好，自古道：一肥能遮百丑。但此物原非易得，纵然枉尺直寻，亦无妨碍。世上见利而思义者，能有几人哉

！”叶润泽胁肩微笑，说道：“若要取财，须凭胆大，一不怕人言捐摘，二不怕神明鉴察，三不怕官司告发，方能患得银钱到手。”

邓清闻言，十分称妙：“润兄高见，果实不差。难怪人人请你做状。原来一肚尽系砒霜。但系求财须寻方向，不若我们同往城中找觅一向公所，大家朝夕聚首，彼此打算求谋，写出主事户部衙门，谁不称羨。就系大小衙门也亦无奈其何，况且更有一宗美事，城中有女如云，袅娜娉婷，风流称绝。或时倚门卖笑，甚属可人，引动多少官家子弟，倩人作线穿针，但得身边有些钱钞，何愁好月不得团圆。”这一番话说得荫芝心如火热，霎时就要动身举行。便向邓清说道：“此言果合我意，烦兄与我找所雅洁房间，以便在城居住。”邓清说：“谨遵台命。此事交于小弟担承。”言罢，一众告辞，各自回家。

次日，邓清即往城中，便向水头陈宅赁了一所，名曰：评花阁，内中奇花茂胜，秀草清幽，家伙什物，一切齐备。邓清令仆打扫虔（干）洁，安排各事停当，便请主事乔迁。荫芝进到馆中，把目观瞧，心中十分喜悦，便道：“邓兄办事真乃妥当。”从此狐群狗党日相往来，不在话下。

一日荫芝无事，想起老邓个篇言语，就欲出街闲游。小装打扮，脚下穿了一双方头行履，手上带了一个金镯。轻摇雅箏，做出官家模样，徐安、陈福跟随，就向西门而去。一路行来，只见游人成群结队，比户弦歌。多少油头粉面遮遮掩掩，卖弄风情。远望一道朱门排列高牌。执事徐安说道：“前边那所亭苑甚属华美，日日有人在此醉月飞觞，老爷何不步往赏玩一番。”

荫芝说：“来意不诚，未便唐突。我们不若掉过隔边去罢。”二仆称是，随即步往松柏高街。正在徘徊四顾，忽闻香风扑鼻。抬头一看，只见门边有位佳人，露出足下二寸金莲，恍如潘妃再世，真乃俊俏销魂。头上螺髻堆云，身中白衣铺雪，下边映出葱绿纱裤。貌赛娥，恰似对人暗传心事。荫芝看罢，暗暗叹道：“这个欢喜冤家，五百年前结下。”不觉遍体酸麻，恨不得向前偎傍。但恐被人耻笑，有失官方。权为忍耐。倚身靠住墙边，方寸自乱。此时欲行欲止，进退维艰。谁料惊觉这个女子，见其如醉如痴，忍不住笑，丢个俏眼，低声叫句：“嫂嫂，你看街上游人挨肩擦背，络绎不绝，你不若放下绣鞋，偷闲片刻工夫，出来则剧。”荫芝听见莺喉宛转，便更魄散魂飞。正在留连驻足观望，这女子旋即举步入内，兰麝之香仍在，环之声渐远，望眼将穿，馋涎空咽，万种相思从此而起。几回搔首仰天长叹，心中暗想：这位佳人未晓谁家妇女，淡妆素服，如此摄魄勾魂。站立一回，绝无声息。只得呼唤徐安、陈福转回旅邸。是晚愁肠百结，坐立不安。意欲归房就寝，争奈孤枕难眠。起来独步园亭，但见一轮明月照耀长空，我想天上嫦娥难比此娇美貌。随唤徐安来问

：“今日经过高街，看见站在门边这个女子，你可否知其来历？不妨底细说来。”徐安听罢，口称：“老爷在上，今日所见这位佳人乃系张木公之女，匹配何家为媳，孀居已自三年了。他乃莞邑堪夸，绝色有名，张凤姐之称远近闻名，无人不识。他兄名唤良雪，颇有膂力，惯娴弓马。长向花街柳巷，爱月贪风。老爷如果中意此女，不妨坦腹东床。”荫芝听见徐安言语，心内思量，不知此女意下若何？但风流人物是必情长。观其动静，也有求凰之意，必须寻觅一人穿针引线，方能撮合成就。主仆谈论多时，耳听樵楼四鼓。徐安请主歇息。荫芝暂回帐底安身。辗转牙床，不能成寐，回思彼美人兮青年失偶。情实堪怜，若得与她共枕同衾，就使一年半载，死亦无憾。转眼鸡声报晓，曙色光窗，起来穿衣盥漱。徐安报道：“亲家老爷到来！”

第二回 宝莲庵请尼作合

诗曰：

意外姻缘不是真，无端邂逅两逢亲。

莫愁底事难成就，自有穿针引线人。

话说荫芝听得亲家来了，连忙迎入馆中。礼毕，分宾坐下，徐安就即进茶。鹁举微微含笑，叫声：“亲家，几日违教，为何愁容可掬？”荫芝答曰：“不错，弟是有宗心事，难向人言，叨在亲好，不妨与你细说。只因昨日散步闲游，打从松柏高街经过，忽遇门边站立一位如花美女，查问原由，知道她是张凤姐，有意兼葭相依玉树，未晓桃源何处问津，伏祈高明一为指示。”鹁举闻言，哈哈大笑：“我估亲家为着何来，谁知思念张凤姐。小弟颇知她的根底。先年嫁与汾溪何宅，不幸青年守寡，三载于斯，时常归来外室居住。她同宝莲庵内桀枝、亚左两尼交好，时常往来，不啻如糖似蜜。亲家为何忘却了么，不用求媒执斧，不用拉扯皮条，但得两个秃奴舌剑唇枪，自能携云握雨。亲家意下以为如何？”荫芝听得这番说话，喜上眉头。

心中偷忖起来，亚左系我平日交好，今将此事托其作合，恐他求更（不便）推却。主意已定，开口叫句：“亲家，多蒙赐我指南小妇，谨依桀训。正所谓：一人计短，二人计长。古云：

送佛送到西天。还请亲家与我同行前往宝莲，幸勿吝玉。”鹁举答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荫芝连忙穿衣打扮，吩咐徐安看守馆中。于是两人摇摇摆摆出门而去。信步行来，顷刻之间便即到了。但见禅院深沉，寂无人声。二人步入庵内，看见苔痕绿净，满径红飘。转过东轩，适值桀枝课诵已完，经堂倦坐。见了叶、李两人，疾忙起身迎接，春风满面，笑说：“今日是何风吹贵人到此，禅室生辉。”问讯已毕，吩咐小尼敬奉茶汤。请问二位光临，有何照顾？睽违雅范，结想殊深。”荫芝道：“握别以来，时萦五内，只缘俗冗纷纭

，有疏奉候。目今寄寓水头陈宅，相去咫尺，可得时常亲近。今者到来，并无别意，有一机事相求，师傅若肯应承，方可说与你听。”桀枝道：“素女雅爱，报答无由，倘有万难之事，也亦尽力为之。伏望你令，明以教我。”荫芝道：“蒙你允肯周全，实乃心腹之人。不瞒你说，我因日前在松柏高街经过，看见张凤姐站立门边，丰姿可爱，秀色可餐，归来忘餐废寝朝夕怀思。左右思维，实乃无从入手，闻得你与张凤姐时相往来，颇得同心合意，特此拜浼，为我传音。倘获玉成，断不有辜大德。”桀枝说：“我估所托何事，原来为看张凤姐。若托别的，我可担承，要我传书递柬，实难从命。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。出家人只知看经念佛，不管引线穿针。另请高明，恕吾方命。”荫芝道：“出家人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佛法无边，普度一切，有求必应，无不乐从，故此禅堂梵院称为欢喜地。伏望大开方便之门，慈云荫护杨枝，甘露灌溉荒田。事成之日，定然厚报深恩。”桀枝道：

“既然如此，只得曲为承应。但我虽能作合，千祈勿要过后去人。”荫芝作揖称谢，叫声：“师傅，一切放心，此恩此德没齿难忘。”鹁举闻听，甚为喜悦，便道：“我所指引，可是真的？”荫芝答云：“高见不差。”议论之间，不料桀枝早已令人备办斋膳，扳留叶、李两位在客堂酌酒。饮毕，告别回归。

声言迟日再来补报。桀枝相送出门，一拱而别。二人各自归去，按下不表鹁举。

单说荫芝回窗，心中忽然想起：倪训导名新棠，与我颇称莫逆。闻他与张府属在葭莩，不若祀他鼎力周全，从旁相助，俾得早为成就，以免担延时日也。次朝早起，峨冠束带。吩咐仆人打轿，前往倪府拜会。徐安先行投帖，陈福在后跟随。到了倪府门前驻轿。新棠忙便出迎，携手步进书房。二人施过了礼，分宾坐下。倪爷说道：“违教以来，实深企慕，迩闻乔迁贵寓，未得趋候起居，疏懒之罪，乞为原宥。”荫芝答道：

“不敢，弟缘公私交迫，弗克时亲芝宇，近况如常，藉福托庇平善。日前蒙兄过信，尚未归赵，寸衷殊觉耿耿耳。”倪爷道：

“区区之项，何足介怀。朋友有通财之义，自古皆然，毋庸齿及。”家童进茶，饮毕，叙谈悃悃。末几，叶爷意欲告辞，新棠挽留再四，吩咐摆筵款待，情义殷殷。荫芝心内不胜欢喜，暗暗称羨；倪公果实疏财仗义，我的心事何妨与他倾谈。酒过三巡，叶爷启口叫声：“贤弟，不瞒你说，我有一段姻缘与你商酌，倘蒙鼎力介绍，谅必有济。”倪爷说：“有何见教，请道其详。”荫芝便将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尽为剖白。新棠听了，微微含笑：“进士公实乃有心人也。彼姝者子，果然生得美貌超群，但此女寡居三载，有意曲谱求

凰，恐茂陵才子从此便乃当炉耳！弟想弟与张家属在戚末，但伊母平日背冷趋炎，十分势利。若然说出当朝户部主事求亲，自必乐为从允。既承见谕，这段姻缘交于小弟身上，断不有辜所托耳。”荫芝听罢，呵呵笑道：“兄乃斫轮老手，作事必谐。况小弟先已令人通传消息，看来不致落空。更有一言奉托，贱内乃是女流，生平赋性耿介，恐其怀有醋意，不能相安。仰恳驾下修书一封，札致家岳南宫，训诲伊女，以免后来争论。”新棠诺诺连声答应。

荫芝拜谢，辞别而归。

光阴易过，时序频更。不觉乃是端阳佳节，柳垂陇畔，荔熟村头，画舫兰桡，男女共看龙舟竞渡，满河尽是游人。笙歌迭奏，锣鼓喧天，十分热闹。张凤姐叫声：“嫂嫂，我想前世不修，身为女子。你睇佳节当前，不能学得男子，四方游玩。

或东或西，听其随意行乐；或南或北，任他到处留连。我辈女流，算来虚担岁月。”陈氏闻言，双眉频蹙：“姑娘所说，大欠参详。我想人生在世，男女皆同一体，总为命里所招，厚福者，荣华乐享；薄福者，冷落堪怜。多少名门闺秀出嫁，夫唱妇随，燕侣莺俦，如胶似漆。虽是女流，未为孤负，何必区区身为男子乎？所可恨者，如我命生不辰，竟同秋叶，终年长守有夫之寡，这却是虚耽岁月了！”言罢泪如雨下，凤姐连忙劝解：“嫂嫂何必如此伤情，我兄迷离花柳，乃系少年心性，一朝省悟，定必月缺复圆矣。如妹许字何门，心拟天长地久，不意福薄灾生，青年丧偶，独守空房，何恨如之。今者柏舟自咏，触景伤神，画眉彩笔谁拈？舞鸾青镜独对。虽不敢云节凜冰霜，少可自信肠如铁石。孤芳独抱，以待将来。”二人谈论一番，转回闺阁而去。按下不题。

且说贡士何公，饫食有年，品学兼美，其女配与叶荫芝为继室，夫妻笃好，如鼓瑟琴。何公在水和街里设帐，桃李如云。

节届端阳，放假无事，在家养静。忽然见有一个苍头手捧鱼鸿尺素，据云：钦式倪老爷奉达何公。双手接过，即行开阅。内云：

世愚侄倪钦式书奉南宫世伯大人阁下：久疏麈教，鄙吝丛生。联隔以来，屡欲裁鸿到候，只缘公私交迫，以致尺一快如。

辰下荷风荡暑，竹露生凉，遥念台禧定符，私祝翹异何如。启者，令坦鹿莪曲谱求凤，情殷射雉，表卿卓女，指日同盟。俱以稔知，无烦赘述。前所虑者，张家乔梓，未肯曲从，今调处之余，又蒙许可，天合奇缘。想鹿莪不亦称快乎。惟是外缘易就，内患难堪，无疗妒之方，莺燕有相猜之隐，在令爱夙承姆训，固知德荫江沱，在鹿莪熟虑闺情，恐其伴生床第。特嘱侄修芜楮，聊达葵私，伏乞琴书之暇，雇肩輿踵弃府，详谕令爱一番。俾鹿莪月意园成，庶不致负前因于石上，虚雅约于河洲，妙何可罄，临楮不尽依驰。专此，走达。顺

请潭祉，不既。世愚侄倪钦式顿首。

何公看罢书函，沉吟半晌，此事新棠也曾说过，因到张家拜会，见木公心意未决，权为放下。今者书来，嘱吾将女劝谕，以杜后来争端。此乃荫芝过虑。先为安慰女心，待我修函致复新棠，然后将情劝女。缮札已毕，打发苍头回转，吩咐催轿，即往石井村而去。到了叶府，何氏闻知，疾忙迎接父亲。问安已毕，亲手敬春香茶，口称：“爹爹到此，有何见谕。”南宫含笑叫句：“女儿，我来并无他事，只因张家女子，情性温柔，举止端庄，你夫有意好逑，添为内助。想你自幼在家读书，颇谙三从四德，闺房之事也亦深知。古来三妻二妾指不胜屈，后妃能逮下而乔木兴吟，夫人承雅化而江沱致咏。况伊乃是德门之裔，堪比玉叶金枝，不嫌位列小星，你亦何妨容物？千祈勿生妒心，常怀醋意，不惟你夫之幸，亦你父之幸也。”何氏听罢这一番言语，满面春风：“爹爹一旦放心，女儿虽属愚呆，夙昔曾娴闺训，但愿之子于归，同心共事夫婿，情同姊妹，有何大小之分。第恐人心叵测，反复无常，更恐男子溺情笃好，恃宠争强，使女有绿衣黄裳之叹，夫复何言。”何公听罢，满心欢喜，得女如此，真不愧大家之风。话罢，即时打轿归家。

荫芝得了新棠回信，忧疑已释。这也不在话下。

第三回 张凤姐绣鞋慰赠

诗曰：

男情女意两无猜，谁信时乖命也乖。

海誓山盟何足据，多情全在绣花鞋。

却说张凤姐姑嫂二人正在房内谈心，忽然丫环报上：“宝莲庵两位女师到来。”言还未了，桀枝、亚左步进，姑嫂接见满面欢颜。便道：“你们许久不来，有何贵冗？正系一日不见如三秋兮。近日以来我姑嫂甚属寂寞，思念芳容，殊深渴想。”

桀枝道：“彼此谅亦同情。只因个天前往西门，打从倪府经过，被他奶奶苦苦相缠，不得已，共同亚左在彼处盘桓。不知来了一位叶爷，生得人物潇洒，相貌堂堂。身为当朝户部主事，定要我们两个与他念佛，故此淹滞几日，始得回来。”凤姐道：

“你个秃奴，花言巧语，我想出家个个俱是势利，但见人家富贵，便加意十分奉承。诵甚么经，念甚么佛，分明支吾浑帐，借端想赚人钱，故意卖弄风情，只念一句阿弥陀佛。”亚左说道：“我们皈依净域，绝无半点凡心，身坐蒲团，一尘不染，正系色色空空都看破，花开花落不关情。可惜姐你空房独守，孤负年少青春，何不改弦易辙，窃效吟风弄月，以免担愁艳闷，虚度韶光。

”凤姐听了亚左这几句话儿，已挑动了春心，说道：

“师之所言甚合奴意，无如目前绝少钟情之辈，若者只图眼前快活，只怕错脚难翻。”亚左乘机说道：“姐呀，舍得有意寻欢，何愁不逢知己。即如我所讲这位叶老爷，真系才貌双全，兼之家称巨富，少年登第，在朝叨沐圣恩。贡士南宫之女系他继室，白溪李家之婢系他爱妾。现在妻妾二人，不分大小，姐妹相称。食不了珍馐百味，穿不尽绸缎绫罗，出入提笼打轿，随从小价、丫环。快活风流，谁能争胜。莫说我亚左出家人势利，就系彼都人士，无不称羨他富贵双全。更可夸者：亭台楼阁，美丽奢华，夫唱妇随，顺时行乐。我辈身在法门，未免怦怦心动。”凤姐听罢，叹了一口气：“人生在世，青春几何，孰不关情风月。自怨时乖命薄，嫁夫不得到头。芙蓉帐底孤眠，菱花妆镜独对，难效鸳鸯比翼，燕雀双栖，万种忧愁，凭谁可解。”说到此时，不禁潸然泪下。桀枝从旁接语：“娇姐不必伤怀，待我出家人行个方便，成就你一段良缘，免得你日夕含愁，长吁短叹。”凤姐道：“但得如此，生死不忘，比如你目中所注何人，乞其明以告我。”桀枝道：“若问此人，不用登山涉水，问迹寻踪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目前。”凤姐道：“究竟乃是何人呢？”桀枝说：“实不相瞒，就系先时亚左所云个位叶老爷。他因日前游街，也曾见你生得貌好，心中十分思慕。”

已经托媒求聘，只恐姐你不肯居其次位。倘若不嫌做个平妻，包管归去专权擅宠，尊意以为何如？”凤姐沉吟半晌，说道：

“不知此人情性若何，品格若何，怎好造次承应。”亚左称说：

“要见此人，却也不难。明日趁你回家路经水南，何不与他相会，面谈一切。”嫂嫂陈氏连声称妙：“这段姻缘真乃前生注就。”二尼辞别出门，亚左即往评花阁送信。步入馆中，但见落红满径，寂无人声。遥望朱扉半启，高卷画帘。荫芝独自一人坐于太师椅上，愁眉不展，默默无言，似有所思。亚左行近低声叫句：“老爷。”荫芝惊觉连忙问道：“慈云光降，适自何来。”

亚左答曰：“老爷独坐寒窗，为何如此纳闷。我今到来，特为痴心人报喜。凤姐明日到水南庙拜神求水，你可买舟前去与他相会。成败在此一举，切切不可有误。”荫芝听说，喜之不胜：“难为阿传深费清心，事成之日，自当重报。”亚左说：“出家以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，既为介绍，敢不抒诚报命。”荫芝见她人物风流，语言乖巧，甚属可爱。此事看来八九分成就，待我先行酬谢冰人。行近口称：“阿传媒女，虽未过门，执柯者岂可空过。”亚左答云：“我不是贪想媒钱，目下分文不取。且待将来，要你跪向媒女跟前，方为酬谢。”说毕，意欲抽身，荫芝一手扯住，说道：“十赍不如九，现见钟不打，何处寻铜。我因孤馆寂寥，无人作伴，相如饥渴难堪，伏乞杨枝甘露灌我荒田，幸无见却。”此时亚左欲行欲止，顿起春心，半觉含羞，无言低首。荫芝

乃是偷香老手，见机而作，向前便将亚左搂抱怀中，共入红罗帐内。魂迷楚岫，梦绕巫山，片时间云收雨歇，各自穿衣而起。荫芝见亚左两颊红生，恰似海棠睡醒，秀色可人，观之不厌：“今日蒙师惠以琼花，后会重看贝叶。情深如海，铭激五中。”左云：“区区贱体，有污贵质，何劳尚挂齿颊。他日美人入室，便更销魂矣。”整衣告别，荫芝相送，出门而去。

到了次日，荫芝打发润泽去唤船，又命徐安往请亲家同去水南与凤姐相会。不一时，润泽将船催便湾泊步头，把高照桅旗插起，安排得当。此时鹁举也亦来到，与荫芝一齐下船，这也不表。

且说桀枝是日前往张家，看见凤姐妆整十分俊俏，说道：

“似此天香国色，恍若嫦娥降世，仙子临凡。莫道叶爷渴想，就我一见也亦情牵。”打扮已完，出堂禀知母亲：“女儿今与桀枝师傅往水南参神求水，顺便回去大汾。”安人见女要去拜神，允其所请。凤姐别了嫂嫂，即同桀枝落船。吩咐舟人即忙解缆，兰桨荡开千尺浪，锦帆高挂一江风。

凤姐推窗观望，只见波涛荡漾，水光接天。远远看见前边有只大船，官衙灯笼分插左右，船头高挂旗号，桀枝便知主事来了。笑指：“这号乃是叶爷座船先来等候，足见诚心。”即令梢子快摇前往，顷刻撑去与荫芝船只近傍。荫芝已晓暗里机关，连忙走出船边，叫声：“阿传何幸到此，实属忠信人也。”

桀枝云：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。我今与彼美往水南古庙拜神求水，实出到诚。”回身便对凤姐转说：“此位就是叶老爷，现今身为户部主事，名重当时。姐亦既系关心，不可失之覩面，何不请来一会。”荫芝乘势踏过船来，步入舱中，整衣相谒。

行近深深作揖，口称：“芳卿久欲识荆，未遑御李，今幸下逮垂青，喜出望外。倘蒙不我遐弃，朝夕相依，则终始成全，断不致异日有白头之叹。”凤姐闻听，面带羞惭，俯首弄衣，无言可对，惟是双眼盈盈，观人不厌。看见荫芝举止端详，性情温厚，心中已有九分惬意，愿托终身。朱唇微展，低声说道：

“妾乃质同蒲柳，命若秋云，许字何郎，三年失偶，原拟柏舟自矢，之死靡他。辱蒙封菲不遗，愿执箕帚，弟巩床第绸缪，大妇致生嫌隙，使妾无地自容，未免自貽伊戚。”荫芝答道：

“芳卿无须过虑，承蒙金诺，望重斗山，何敢视若秋毫之末。请从今日一言为定，永不改更。但救人饥渴，胜造七级浮图，乞赐天上碧桃，以慰凡夫之口。”凤姐闻言，含羞答答，正在欲言不语之际，忽听隔船有人呼唤，闻来乃是邓清并同贡士南宫到来。荫芝连忙撒手，步出船头，勉强叫声：“岳丈大人，为何到此。”南宫接语：“只因有宗财路，我同邓兄斟酌几天，要你方能落

局，特邀贤婿协力经营。荫芝自忖难以推却，无奈过船与南宫、邓清轻摇兰棹，即便登程。剩下凤姐一人，索然寥寂，别了桀枝，舟回大汾而去。

却说荫芝目送凤姐起程，在船中细问其中原委。老邓说：

“只因有个土豪姓万名人恶，住居南营，平日为非作歹，交结凶徒、恶棍，逐队成群，家中忽然暴富，近因抢夺人家妻妾，被人告发。现在官兵将伊围捉，使人求教于我，细想此事非轻，故请令岳南宫筹策，竭力调停，终于湮淆，因思弹压官兵非足下不可，所以共齐今岳前来请你，伏祈指助一臂，俾得分肥，足感盛惠。”荫芝听罢，微微冷笑：“不是我夸大口，此事非我断断不能，莫说官兵听吾言语，就是上台大宪，也亦俾吾情面。”谈论之间，不觉舟抵南营。三人登岸，到了人恶村前。

荫芝看见官兵屯集多人，开声问道：“你等到此何事？”众兵答道：“奉差捉拿人恶。”荫芝吩咐：“你等不得乱动，人恶系我通家旧好，他平日极是良善，不过家下有些钱财，人遂诬他抢夺妻女，以为鱼肉可啖，你等速速回营，销差自保，前程要紧。倘敢执违，定干咎戾。”众兵听罢，个个目瞪口呆，知道叶老爷平日威声远振，不敢将他抗拒，遂即一哄而散。人恶看见官兵回营，急忙出来叩谢，并请荫芝进屋，四礼八拜，大排筵席款待。饮酒之间，人恶取出白银一千六百两，双手呈献，口称：“进士公，晚生身罗重罪，蒙爷解救，即粉骨碎身难酬万一，谨具不腆，乞莞存之。感甚幸甚。”荫芝道：“些小事情，何劳厚惠，但承美意，却之恐蹈不恭，爰为拜领，以志不忘。”说毕，人恶令取大杯，满满斟上，各敬三杯。膳罢方行散席，荫芝等三人揖谢告辞，人恶送下程四百两，荫芝收入，一拱而别，步回船中，荫芝把银两瓜分停当，就即转回陈馆。

按下南宫、邓清不题。

且说荫芝次日在馆思忆凤姐，深为纳闷。亲家鹤举在旁劝解，说道：“你今不用愁烦，既有桀、亚左鼎力周旋，断无向隅失望，惟是好事多磨，伏祈宁心以待。”话未完时，忽然桀枝步进馆中，笑嘻嘻走到荫芝跟前，连声称喜。荫芝叫声：“阿传，前日舟中如此扫兴，未晓何日再睹芳容，刻下寸衷耿耿，喜从何来？”桀枝答语：“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古云：‘有志者事竟成。’并非浪说，兹者天缘有定，地望无嫌，所谓伊人今日偕嫂来游禅院，故此特来送信。此舟过后永无船只，老爷今番切切不可失其机会。”言罢，转身告别：“待我先回庵中迎接佳人。”荫芝相送出门，叮咛致嘱，如此这般切勿忘却。

桀枝诺从，转回庵内。正值凤姐姑嫂二人肩舆来到，遂同亚左出迎，携手步入客堂，坐下，饮罢香茶，叙了几句套话，按下不表。

且说荫芝送了桀枝回去，便即换服更衣，共同亲家而往，行行不觉到了宝莲庵门首。荫芝把金扇轻轻扣户两三声，桀枝已会其中之意，悄悄走出，启放禅扉，先行引导荫芝与亲家追步后尘。将近客堂，忽闻笑语喧天，香风扑鼻，情不自禁大踏步突然闯进。姑嫂二人相推相让，疾忙躲闪，陈氏嫂嫂走向曲栏左边桀枝用手持着陈娇说道：“此位佳人老爷未曾见过，为人良善，品性温柔，兼之实在慈心，救急扶危，时行方便。”

荫芝听说，整衣上前，深深一揖，桀枝连忙启口：“他就是张良雪的奶奶了。”荫芝道：“夙钦雅范，未获瞻韩，入耳贤声，心爱慕向，未亲教诲。相见恨晚矣。”转身便向凤姐施礼，口称：“芳卿，自从舟中相会，慰我怀思，挹别以来，时索寤寐，望卿大发慈悲，许我良缘永缔，感荷裁成，不啻恩同再造。”

凤姐嘿言不答，如醉如痴，方寸摇摇不能自立。陈氏嫂嫂早已洞悉其奸。含笑称叫：“姑娘我今与你代劳。”便把香茶亲手敬奉主事。荫芝接过，称谢不已。桀枝接语：“凤娇肠如匪石，相会之后，未免也亦情牵，但恐世态炎凉，变生不测，男子心事不能终始如一。况佳人命薄，才子缘慳，若使柳眉皱碧，杏脸消红，是虽以情而始，弗克以情而终也。依我愚见，与其悔吝将来，莫若维持在昔。古语有云：“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你二人既要埋堆，何不打在佛前发誓，神人共鉴彼此，以免忧疑。”荫芝说道：“阿传所云甚属有理，我们就此遵行。”桀枝即行秉烛，焚香，相请二人行礼，陈氏推着凤姐，亚左扯着荫芝，走向佛前躬身跪下，低首叩头，绝无一语。

陈氏在旁看见，忍笑不住：“你们两个难道是哑的不成！为何半言不发。”桀枝道：“一定他二人怕羞，待吾替其禀诉也是一样，行前合掌，顶礼禀上：“龙天护法西方诸佛菩萨，今有当朝户部主事，弟子叶荫芝与张姓信女共缔姻娅，永谐琴瑟，百载和谐，男情女爱，两相乐从，诚恐隙未衅，终半途而废，特向佛前发誓，以表诚心。男若背盟不全尸首，女如负誓永堕丰都。不践前言，神天鉴察。”誓罢，起来。桀枝又说：“你二人今虽发誓，当留物件以为表记，荫芝说：“阿传所言甚是。”

遂向手中除下金镯一个，向前递与凤姐：“此镯聊为表记，愧不成敬，伏乞哂存。”凤姐接镯，心内思维，并无长物回敬，只是双眼望着足下金莲。桀枝已解凤姐心事，带笑开言：“姐你有件稀奇之物，何不将来回赠与君，先日我与你所做的绣鞋，现存我处，竟可送他为记，预卜百载和谐，岂不是好。”凤姐听罢，诺诺连声。桀枝即回房内取出，交与凤姐，亲手奉送。

荫芝接转，如获异宝，再四观瞻，不忍释手，赞赏一番，藏于怀内。彼此盘桓半日，亲家鹑举在外等候多时，心中焦燥，口内流涎。正在踌躇搔首，忽

听敲门，有客到来，便把他们一众冲散，各各回家。其中琐碎情事，毋庸赘述。

第四回 张良雪忿激出妻

诗曰：

不为蒸梨事舅姑，无端比翼两分途。

人言自古须当畏，义忿何须怨丈夫。

话说荫芝在庵中与凤姐发誓，分手回到陈家馆内，朝夕怀思，暗暗自忖：此事虽蒙彼美许我成双，未晓他父母意下若何？

其中还要调停斟酌，若是仗势横行，只怕变生荆棘。细想新棠倪训导系张家戚末，木公与他时常来往，何不向新棠再图良策，俾得早日完婚，免致蹉跎岁月。主意已定，吩咐徐安打轿，竟往倪府而去。到了门前，家人通报，倪爷立即出来迎接，步进书房，主宾施礼坐下。茶烟已毕，倪爷启口说道：“连日违教，渴想殊深，轩车枉顾有何见谕？”荫芝道：“日前奉恳作札与家岳之事，已蒙彼美垂青。日昨业经宝莲庵内把晤订盟，但不知乃翁乃母可否合意，故尔登堂再求高明指教。”倪爷说：“此事算来已八九定局，容俟面晤张公，弟再从旁赞助，俾得相与有成。”议论之间，忽报张爷到拜。新棠运忙迎入，彼此揖罢，荫芝也亦行前见礼，木公回答已毕，三人齐齐坐下。荫芝与木公叙了几句客话，新棠接语，口称：“老表台近日兴居，定获佳胜，令爱失婚待字，有意相攸佳偶，想孔雀屏开，曾否选就东床快婿。”木公答曰：“未也。”新棠说：“原来尚未成就，弟当为令爱执柯，但有一说，令爱闺秀名娃，夙娴内则，虽无咏雪之才，然非碧玉小家女所可同年而语，必须觅一俊俏郎君，方可与她匹配。”木公说：“足下言之甚是，第一时难以得人，倘足下意中有合式者，不妨一为吹植。”新棠乘机进说：“小弟为令爱筹之熟矣，现有一中选者，未知可否能如尊意。”木公问道：“是何人物？”新棠手指荫芝笑说：“就是这位进士公了，身居户部主事，乃是阀阅名流，况伊久仰令爱芳容，愿为东床坦腹。家下现有正室，乃贡士南宫之女，温恭淑慎，绝无嫌怨支离，而二女事夫，娥皇昔曾厘降。事有凑巧，请从面订良姻。”木公听了这番言语，心内犹夷未决。况平日知道荫芝恃势横行，武断乡曲，不肯以女配他，因见新棠言之谆谆，未便当面推却，只是吱唔答应，起身告别而行。荫芝此时意绪索然也，亦辞归馆内。适值亲家在此等候，荫芝见了，将情事细说一番，叹曰：“事不谐矣，将奈之何。”鹤举称说：

“不妨，此事全凭凤姐主意，他既允诺，何惧乃父不从。君子见机而作，且俟异日另生良计，未为晚也。”按下不题。

却说凤姐有一胞兄，名唤良雪，生平赋性卤莽，不通书史，目不识丁，素娴

弓马，早掇武第科名，终日狎暱邪淫，不思光前裕后，不修边幅，不畏羞惭，人人称他混名”大栋。”伊妹凤姐与荫芝钻隙逾墙，不以为耻，反为扬扬得意。古云：好事不出门，恶言传万里。又云：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只因凤姐声名狼籍，良雪佯作不知。一日清闲无事，静坐园亭，忽闻有客到来，此人乃系姓李名荣绅，与良雪同习弓马，颇称莫逆。便即请入亭中，分宾〔主〕坐下，家童茶进，饮毕，良雪开声说道：“许久未见，谅必须时叶吉。惠然光顾，有何赐教？”

“荣绅答曰：“小弟到来，并无别事，特与吾兄贺喜。”良雪道：“喜从何来？”荣绅道：“闻得府上近日新得一位富贵双全佳客以作门楣，不独吾兄体面，即小弟与有荣施。”良雪叫声：“兄长何由得知，比如佳客系属何人，有何凭据，是谁作伐呢？”荣绅呵呵冷笑：“佳客乃是当朝户部主事叶荫芝，执柯就是令正夫人。打在宝莲庵内相请女尼作线，姑嫂联盟，不难亲上加亲了。我想近来风气，多有父母贪钱，不顾女身作贱，即使为妾为娼，无非看银份上。令妹乃名门之女，得此佳婿，自必携带父兄共享荣华，他时你与他进京博得一官半职，人人都说你是裙带之亲，岂不是好。”这一席话，气得良雪怒发冲冠，大叫一声：“错了，若不是吾兄到来提醒，险些败了门风，趁此未曾到手，一刀斩断情根。吾兄权且请回，待我把两个贱人严加处治，迟日即行，踵府叩谢。”荣绅说道：“不敢。”便即告辞，良雪急忙相送。回转亭中，咬牙切恨，大肆咆哮。

木公听见荣绅之话，也亦十分气忿。叫句：“我儿，你妻妹如此无廉，实乃令人可恼。良雪口称：“爹爹不必忧虑，孩儿自有调剂，大丈夫顶天立地，岂容这狗妇玷辱家门。”父子两人打在亭中义论，凤姐房内早已听闻，叫声：“嫂嫂，费了多少工夫，化作一场春梦。”陈氏连忙问道：“姑娘何出此言？”凤姐说：“你有所不知，此事爹爹不独不肯应承，而且甚属生气焉，我与你不顾廉耻，败坏门风。不该在庵中私会订情，把他面皮剥尽，哥哥生平性烈，自必将我们两个难为。”正是，连理枝头开并蒂，妒花风雨乱相催。

姑嫂悲啼不已，忽听詈骂连声，良雪走入房来，磨拳擦掌，陈氏躲避不及，被他一脚踢翻在地，几乎性命不保，手指贱人骂道：“丧节败名，丢尽张家之丑，有何面见诸亲，断不能容在室，快些滚回娘家，留在此间何用？从此恩断义绝，再休想我认你为妻。”转身又骂亚凤：“青年丧偶，再醮理所当然，虽云一嫁由父母，二嫁由本身，亦该光明正大，择选良才匹配，何必作此私通苟合，自取污名。”骂得舌卷喉塞，无地容身。

此际，木公气得面如土色，骂声：“亚凤，你本金枝玉叶，不自珍重，情愿做此土豪恶棍偏房，闻你得受荫芝金镯为聘，快与我弃之，以免丢丑何

门，辱及本族。”转身又骂媳妇不守法度，朋比作奸，陷姑败节，应犯七出之条。言还未了，人役已至，良雪喝令伊妻即速收拾，打叠登程，不容迟滞。陈氏无奈，只得叩辞舅姑，与凤姐洒泪而别。归到外室，自始到终将情由逐一禀诉父母，深为悼惜。良雪见妻业已大归，不胜忿恨。细想妹子淫心已炽，难以遏止，荫芝倚势行强，已非朝夕，恐其一旦生交，将若之何。左右踌躇，忽然想起有个堂侄，平日为人奸淫邪盗，行为不正，人人唤他老鼠天，现在南村居住，不若命童请彼到来商量退兵之计，以免临事张。吩咐家仆平安即速前往。平安承命，立刻起程，不一时到了南村，适值老鼠天闲暇无事，在村前游玩。平安上前，口称：“相公，我家大爷请你有话相商，祈即振衣，幸无裹足。”老鼠天心中偷忖，良雪大叔命人请我有话商量，未便推却，遂即穿就衣服与仆平安偕行。不知叔侄有何商酌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逞豪强损人利己

诗曰：

浮生若梦事悠悠，贵贱同归土一丘。

任意欺凌生与死，人憎鬼怨在心头。

话说老鼠天到了张良雪家下，叔侄见过了礼。老鼠天叫声：

“大叔唤侄有何吩咐？”良雪把凤姐之事，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老鼠天道：“这件事我久已知到，听闻人讲纷纷，我正欲到来言知大叔，不意你又着人前来唤我。”良雪道：“你果然聪名伶俐，难怪人家叫你做狐仙。比如这件事，我已将妻子逐回外室，现在亚凤究竟如何区处？”老鼠天说：“女子从来水性杨花，她已注意在叶荫芝身上，恐怕不能罢手，近日我见个个叶润泽鬼头鬼脑，在街前行来行去，其中必有诡谋。况且荫芝目无王法，兼之羽翼甚多，就系他侄子亚狄已属了不得的，恐其一旦带领人来，将凤姑蜂拥抢去，不如未事先防，以免临时凑手不及。”良雪赞善：“深谋远虑，高见不差，但一时何处请人呢？”老鼠天说：“大叔不必介怀此事，在侄担承就是了。我有一个好友名唤三百六，血气方刚，两膀能有千斤之力，不独武艺高强，兼之能飞檐走壁，待我请他邀集数十余人，前来一同卫护，大叔意下若何？”良雪道：“妙甚，妙甚！任凭贤侄与我出力就是。”老鼠天遂即邀了各友在良雪家下防守。

一连两月，不见动静，始行散去。这也不表。

且说叶荫芝自与凤姐庵中订盟以后，盼望佳期，不能成就，寸衷甚属抑郁，一日闻听邓清来说：“凤姐被父兄责骂不堪，日夕酷禁房中，极为严密，不许别人来往，水泄不通。”仰天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凤姐为我被困牢笼，何时方能脱离苦海。想他乃是金玉贵质，如何捱得这等凄凉，可恨伊父兄不解人

情，生生拆散鸾凤，恰似月明却被云遮，花开便遭雨打，两地相思竟作一场春梦。”正在愁烦不已，忽然来了一人，行近声称：

“叔父，联隔尊颜，瞬经数月，在城日久，定必财路亨通。”荫芝问道：“贤侄到来做甚？”亚狄说：“奉了婶娘吩咐，特来请安。叔父此间无事，可即回家料理一切。”荫芝听说，心内暗暗自忖，我为凤姐在此担搁多时，误了多少衙门事情，不若暂且回去消停，迟日再图良策。即忙收拾行李，与亚狄下船。

一帆风送，归到家中，安排放下行李什物，忽然来了一群无赖之徒，纷纷称叫：“老爷回来甚属着时，只因这个陈表与我们赌博输下铜钱二十七千，无力偿还，惟有同姓婶娘田二十亩，情愿写数作按，俾还我们。细想别人不能做得，只有叶老爷可以担戴，是否应承，统祈裁酌。”荫芝尚未回答，亚狄连忙开声：“此事虽好，但要多写银数方可举行。”众人问道：“要写多少呢？”亚狄答曰：“要写三百两。”陈表道：“我只欠钱二十七千，因何要写三百两揭数，这事如何做得？”众人骂道：“我们几多央求，始得叶老爷应允，你还争多论少，真真不知好歹。此舟过后无处寻船，问你何银两酬还我们。”这个要打，那个要杀，纷纷争嚷起来。陈表此时无可奈何，只得书了三百两数交与荫芝收执。亚狄取出铜钱二十七千，分给众人携去。过了半月，陈姓寡妇风闻此事，带领两个黄牙幼子走到荫芝家下，苦苦哀求，情愿陪银一百五十两取回揭数。荫芝不允，转入内厢。陈姓寡妇只得携子回家，一出大门，适逢亚狄在门首混骂，声称：“迟日找田。”陈寡妇与他争论，冒触虎威，胆将陈姓二子拿禁宗祠。寡妇此时肝肠寸断，魄散魂飞，拚死与他兑命。亚狄唤人拦截，大骂：“愚妇轻生，不知进退。”

慢说你这个村婆，胆敢与吾作对，你看篁村张姓，莞城初姓，其余何姓、翟姓，以及胡蔡子等，被我找了田地，不知送了几多银两，方得取赎。你今作速将银送来，倘若迟延，只恐你两儿性命难保。陈寡妇听了这番恶言臭语，无奈忍气吞声，不如星飞赴县具控，以凭官法公断。主意已定，立即赶往城中，请人作状，将情禀达县尊。知县太爷十分清正，立即准理，票差三班六总移会武营前，往石井协拿恶棍。其时荫芝业已闻风，吩咐准备刀枪器械，在于村内围护。顷刻，兵役齐至，不敢动手，营负何某督令向前，忽听号炮一声，家伙齐齐拥出，吓得兵差四散奔逃，莫能相抗，迨后陈寡妇只得备银三百两，将揭数取出，带领二子回去。从此荫芝大肆纵横，亚狄从旁附和，其中作孽不胜枚举。日则贪噬乡中，夜则恣淫枕畔。正室何氏秉性纯良，无甚醋意。荫芝一夕与妾交媾，云雨情浓，伊氏说道：“老爷你勤劳实甚，千祈保重身子，切切不可贪恋南风，免致精神损耗。”荫芝笑道：“乖乖，难怪太太叫你姐己

，我 晚晚与你交锋对阵，难道就不损耗精血不成？从今以后，我只是爱你，不爱别人。于是重整干戈，直抵玉门关内。伊氏口称：

“老爷，自你归来，日日有银进屋，我想人生岁月能有几何？ 勿要蹉跎虚度，趁此年富力强，设法经营，再滚三二百万，以为子孙日后之计，岂不是好。”荫芝道：“我久有此心，且待 明日与亚狄商酌，再作道理。”言罢，贴胸交股而睡。次日天明，起来盥漱已毕，穿了衣服，吩咐仆人徐安去请亲家李老爷到来，有话相商。徐安领命，去不多时，鹁举即行步至。荫芝见了，先把凤姐之事说了一遍，再将挖坟勒赎情由细细倾谈，商酌已定，适值亚狄外出归来。鹁举揖罢，与之共议，亚狄不胜欣忭，随即唤便士公备齐一切应用家伙，先将房叔、亚实之坟试挖，次向各处追寻，终日登山逾岭，跋涉奔驰，不惮劳苦。

一日到了五爪龙山，远远望见有所坟莹，整砌十分华美。亚狄 心中暗暗偷忖，此穴若不是富贵之家，怎能做得如此体面。即 令土公举锄发掘，挖起尸棺，将骸骨用席袋装入，便往别山而 去。行来尔久，又到一山，名曰：青葱岭。其中见有一穴，甚 属堂皇，问据旁人，称说：“这是汾溪洪宅祖坟，子孙个个都系财主，极为有钱，人人都叫他做肥老鼠。”亚狄闻听，犹如 口内啖糖，又令工人连忙挖取。此时归鸦噪晚，日色西沉，便 即带了两姓骨殖回去，无处收藏，只可放在屋后塘内。一连几 日，只是各处挖掘人家坟墓，共有一十二副骨殖，荫芝吩咐披削竹签标插，免致淆乱，以为他日人来取赎地步。可怜各姓山 坟惨遭毒手侵伐，阴魂缥缈，抱恨黄泉。各乡远近，谈论纷纷。

被害之家肝肠寸断，欲想开官具控，苦无证据可凭，县府亦难 为之申理，不若托人恳他收赎，费些钱钞，以免结讼公庭。内 有一人说道：“你们要去取赎尸骨，必须李鹁举方可做得，不然从费一番唇舌耳。”众人听说，皆云：“有理。”一齐同往白溪，相请鹁举向荫芝说合。几多央浼，始肯承应，所有扣头 尽为鹁举所得。各人无奈，也亦情愿鹁举。带了众人同到荫芝 冢下。说明每副尸骨要银三百两，方准赎回。众皆应允，把银两备足，荫芝吩咐工人落塘捞取，一副一包，安放地面，众人看见不胜凄惨，纷纷流泪，上前查明标插签内字号，只得领回另行觅地安葬。

荫芝将所得银两三人瓜分。亚狄食知味道，当作寻常。鹁举得银，一拱而别。归到家中，扬扬得意，其妻邓氏悄然不悦，正容谏道：

“你乃不修因果，任意胡行，不义之财，多方计取，照彰报应，毫 发不差。你只顾目前富贵，不思贻祸将来。亲家荫芝如此非为，你不惟不谏，而且助纣为虐，殊属不成事体。倘不及早回头，将来必致噬脐莫及矣。”邓氏这几句话说得鹁举毛骨悚然，垂头丧气，转入房中而去，按下不表。

第六回 叶荫芝托尼问病

诗曰：

无限愁思苦才衷，严加防范计将穷。

情根种下应难断，探病凭尼作雁鸿。

话说张凤姐自从被兄良雪管束以来，寸步不能行动，无异日困愁城。细想嫂嫂因我私情被兄休弃，扪心自问，殊属不安，今我独守空房，并无一人来往，满怀忧怨，凭谁传达东君。不思茶饭，不事铅华，终日相思，空剩梅花骨瘦，恹恹成病，弱体难支。家人纷纷传说，竟到荫芝耳边，闻得凤姐抱病，恰如利剑剖心，连忙赶出城中，搬回陈馆打听消息。一日庭中独坐，展转怀思，怎得个心腹的人前往探候，正在踌躇打算，忽闻步履之声，抬头一望，原来乃是桀枝、亚左到来。走近跟前，叫声：“老爷纳福，回府日久，自必兴居住佳胜，阁第凝庥。可怜凤姐被兄锢禁，真若笼中之鸟，有翅难飞，老爷叫人不来，莫非忘怀了么？”荫芝道：“阿传，你说那里话来，我因家事纠缠，以致担搁，凤姐抱恙业已闻知，故此赶出城来，正欲令人前去探候，岂料你们到此，实乃天作之合。今有北茸一枝，此物能医虚损，大补气血，并养元神。敢烦二位送去与他诘尝试之。其病谅必安痊矣。更有一说，嘱她千万放心，权且忍耐，既蒙订以终身，断不令其珠沉玉碎，倘或天不从人，宁甘一死以谢芳卿。”言罢，凄然泪下。二尼笑道：“老爷实乃死心人也。书云天下得一知己，可以无憾。其斯之谓欤。现在有此良药，何思病不回春。待我们与你送去，俾意中人得睹此物，以慰离愁，当必霍然耳。”说毕，抽身而起。荫芝相送出门。其时日已黄昏，二尼行抵张家，潜入内室，低声叫句：“凤姐，前闻贵体有采薪之忧，近日可占勿药，我们奉叶爷之命，送来北茸一枝，乞为笑纳。即向袖中取出，凤姐玉手连忙接转，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自我抱病以来，凭谁慰藉，今者承君宠爱，赐以北茸，睹物思人，未免又添惆怅。妾身自怜命薄，竟如断梗飘蓬。父兄若此威严，断难久居此地，明日打叠辞归大汾，杜门不出。但东君义重情深，不敢忘却。生为叶姓之人，死为叶姓之鬼。相烦二位与我道达隐衷，并嘱君家自当保重，幸毋以妾神驰。”二尼听说，连声称羨：“你两人可谓情之所钟，云水相合。惟是病后务祈细加调摄，切切不可日抱愁思，自贻伊戚。细想叶爷乃是道高八斗，经权达变，无不咸知。若此同同儿女私情，何虞棘手，且待东风一到，自然成功。嗣后倘有佳音，当为足下作鱼鸿矣。”凤姐答曰：“全仗阿传照拂。”二尼告别，转回庵中而去。

且说荫芝独在馆中，俯首凝思，昨日曾托桀枝携送北茸与凤姐，谅已收到，不知病体曾否复元。想我两人结此空缘，乃镜花水月，不过作如是观。从此相思，永无虚日，仔细思量计将安在？忽然想起老邓近来为甚不到我馆，其中

自有缘故，他虽是个男子，却无半点机谋，但伊妻运筹握算，甚是精能，甚夸女中丈夫。我今不若备具微仪，前往伊家奉忌高明相教，岂不是好。即忙取出白银二十两，封就藏入袖中。吩咐徐安看守门户，遂即穿街过巷，信步而行，到了十字街头，不期与邓清相遇。彼此上前施礼。邓清道：“违教日久，想足下动定咸宁，诸凡顺适。有何贵冗，税驾何方？”荫芝道：“小弟并无别意，只因与凤姐之事，未知何时方能成就？久闻尊嫂妙计奇谋，特为趋府请谒。”邓清道：“既承枉顾，请往舍间一叙。”便即携手同行。入到家内，分宾（主）坐下，家童茶进，饮毕。荫芝向袖中取出札仪一封，欲笑说道：“此是薄敬，敢烦仁兄转呈尊嫂夫人，聊申鄙意，伏祈笑纳。”邓清道：“仁兄宽坐片时，待我说知拙荆，看其作何意见。”荫芝说：“有劳了。”邓清将银携入内室，见了妻子，把情由一一说上。黎氏道：“此事不难设计，但不该收他这封银子，要他这些臭铜中甚么用。

谚云：‘一不做，二不休’，你将此银交还与他，且待事成，怕他不重重谢我。”邓清诺诺：“贤妻听言甚是，但不知有何妙计。”黎氏道：“柱费他是一个进士公，胸中并无半些计策，既要吟风弄月，不惮觅迹寻踪，兼之作事不可张扬，只好暗中筹策。闻得张家与倪府系属亲戚，内眷时常往来，凤姐现在已回何宅，就此乘机使一人假扮倪奶奶，前去何家探望凤姐，可说石龙大会，相请凤姐同往游观，倪家不知底里，断无推却。

那时一竹篙撑开潜往别方而去，正系人不知，鬼不见，纵使张家闻知，亦无处访寻。你道好不好呢？”邓清说：“此计虽然 是好，但无人装扮倪家奶奶。”黎氏答云：“甚属容易，待我指鹿为马，调将提兵，况有陈家契妈十分乖巧，许他事后酬谢，无不乐从。仔细想来，势如反掌。枉你身为男子，绝无一些计策真真是个酒囊饭袋。”邓清将妻这番言语，一一说与荫芝。

叶爷闻听，欢喜异常，连声称妙：“尊嫂如此深谋，舍得早来求教，何用担搁到此。”言罢，咨嗟不已。邓清将原礼奉还。

荫芝说：“轻微薄敬略表微忱，尊嫂何其见外？令我无地自容，且俟异日功成，定当琼瑶厚报。”揖别辞归，转回陈馆而去。

光阴似箭，岁月如流，转瞬间已是中秋八月一日，亲家鹤举到馆，荫芝将黎氏设立计谋对他细述，声言：“有劳亲家往宝莲庵一走，内中行事可说桀枝、亚左知晓，叫他两个先往何家透个信息，准于八月十三，着凤姐捡拾衣物，等候人来相接，一同动身。切切不可贻误。”鹤举答应，立即起行，步入庵中，正值亚左在经堂念佛，同往桀枝房内共谈底事，从头到尾，一一说个明白。次日，二尼即往大汾何家，见了凤姐，遂陈颠末。

凤姐闻言，把满天愁绪尽付东流，从此云开见月，枯木逢春，暗将钗环首

饰，一切衣物，乘间寄往别处，等待佳期一至，以便跨鹤凌霄。其时荫芝日与鹁举商议，打点安排一切停妥。到了是日，吩咐润泽雇便大小船只，荫芝自坐一号大船先往南江候接。相请亲家往邓清家内说与黎氏知道，黎氏即速扮妆，穿带衣服首饰，极是排场。带领丫环仆妇假作倪府奶奶，驾了小舟竟往汾溪去接佳人，鹁举也亦另船随往。风送一帆，直抵大汾溪畔。将船湾泊埠头。黎氏吩咐打轿，便到何门。丫环先行报信何宅，安人闻知连忙更衣，出堂迎接。

第七回 效鸾凤舟中叙会

诗曰：

暗里机关几度营，良缘佳偶慰平生。

珠江江上团圆月，从此鸳鸯绣得成。

黎氏到了何门，安人迎接，携手共入内所。主宾施礼已毕，凤姐也亦出来相见。坐下，丫环茶进，安人说道：“不知奶奶驾到，有失远迎，乞祈恕罪。”黎氏答曰：“岂敢，素仰芳仪，未获登龙趋候，疏懒之罪，望其鉴原。”安人连称：“不敢，不敢！连驾光临，有何赐教？”黎氏道：“并无别故，只因石龙大会十分热闹，今者买棹游观，因思独行踽踽，欲邀令媳舍亲同往行乐，片时当即回府。不知安人可否见允？”安人说：

“人生岁月几何，难得及时行乐，小媳年少孤孀，空房独守，未免有负青春，既承台命，敢不允从。老拙因要操持家务，恕我不能奉陪。”黎氏口称：“安人，多蒙见谅，足感深心。”便令凤姐归房打扮。须臾，收拾得当，立即辞姑起程。安人相送出门，说道：“辱承奶奶光降，诸多简慢，问心殊觉不安，迟日乞再枉顾，俾得略尽微忱。”黎氏连声称谢，偕同凤姐登程。一时到了埠头，连忙下船，吩咐舟人解缆，一帆风送出到大江，鹁举跟随，几次更换船只，顺流而下，片晌已到南江。

荫芝先在此间等候，鹁举远远观见灯笼高插，知是荫芝坐船，着令舟子快摇赶上。步过船来，笑嘻嘻便向荫芝恭喜，佳人现已到此，今宵当得波鹊桥矣。”言未已，黎氏便引凤姐过船，荫芝一见，倒屣相迎，双手挽扶凤姐坐于太师椅上。深深揖下，口称：“芳卿，幸蒙不弃寒行，许我丝罗共缔，自恨缘慳，不能早亲玉屑，累卿受屈多时，寸衷实为抱歉。”凤姐闻言，双流珠泪，开声说道：“蒙君雅爱懃拳，妾乃自怜薄命，今幸曲折矜全，真乃天实为之，喜出望外。”黎氏道：“今夕何久，见此良人，千祈勿作伤心之语，此番成就好事，载咏关雎，异日螽斯衍庆，麟祉呈祥，预为可卜。”荫芝答道：“多蒙尊嫂吉语，榆杨殊深，惭吝未晓将来能如尊祝否？此事若非吾嫂深谋，怎得今朝有济？吩咐排席开樽，略酬谢悃，容俟登龙叩答。”

顷刻间，酒筵已备，大家同酌金卮，觥筹交错，酬酢纷纷。酒过数巡，荫

芝满注，亲敬黎氏三杯，凤姐频斟，再行奉敬。此时船在珠江湾泊，开窗观望，只见星光皎洁，明月当空，更添一番佳兴。但闻笙歌迭奏，鼓乐喧天，直到五鼓频催，方行席散。各人告辞，回船安歇。荫芝亲手与凤姐解卸云环，携归帐底，鸳鸯枕上，叫句：“心肝呀，我为你相思万种，离恨千端，不知费了多少心神，始能得到今日。”言罢，春心已动，遂即交欢，凤姐久旷经年，不胜娇怯，顷刻云收雨歇，两相交股而卧。次日天明，二人齐齐早起，荫芝吩咐安排酒席，款待黎氏。

餐毕，取出白银二百两，送与黎氏，以为谢媒之敬。随行仆妇丫环，各赏细丝十两，以作酬劳之资。黎氏接银，欢天喜地，告辞泛棹而归。独留鹁举、润泽两个在此盘旋，另船居住。

一日，荫芝与亲家谈及浮居不是长久之计，不若城中寻一所房屋住下，另作区处。鹁举答道：“亲家言之有理，但事不宜迟，诚恐何宅追寻到此，岂不大费唇舌。”荫芝点头，称说：

“亲家高见不差。”就唤陈福上来，吩咐：“你今即往城中与我租赁房屋一间，不论小街细巷，只要地方清静，即僻壤偏隅亦可做得。”陈福领命，立即进城四处找寻，不期行到城西地面，见有一所房子，虽无亭台楼阁，竣宇雕墙，其间正室书房俱属雅洁，租钱每月四元，亦属便宜。陈福看过合意，即与房东言明，准于本日搬迁，并无迟滞，即将定钱交下，转归船内，回复主人。荫芝听说，颇为惬意。登时呼唤挑夫将船中一切什物搬进城中，并与凤姐先行进伙，其余众人随后而至。荫芝命仆把器具安放停妥，铺摆极是排场。是晚唤人办酒庆贺新居，这也不在话下。

过了几天，鹁举、润泽一同辞转。荫芝吩咐徐安回去，催收新坦租粮，并写一函札知亚狄来省，止留陈福在此使唤。自此荫芝日与凤姐相亲，不啻如胶似膝，省中居住，却少人知，纵情作乐，曲折缠绵。按下不表。

且说何宅安人见凤姐与倪奶奶往石龙看会，半月有余，为何不见回来，其中必有缘故，心中思忖，莫不是转回外室，亦未可定。即差仆妇前往张家探视，木公夫妇便起疑心，旋又差人向倪府查问，新棠闻说，不胜惊讶。于是齐集各家，分开四路访查，不知下落。众人私议，必为奸人诱拐，抑或自作淫奔，且俟将来查知踪迹，再作道理。按下不题。

却说荫芝在羊城隐居，瞬经两月，不见有人找寻，凤姐心中便觉安乐。一日，与凤姐谈论：“我在此间久住，将衙门一切事务抛荒，岂不是把财路闭塞，莫若与你搬回莞邑，一则可以赚银，二则以免两头牵挂，芳卿以为何如？”凤姐道：“妾乃久有此心，自从那日托言看会，迄今两月有余，想爹妈家中定然怨骂，说我不守闺训，窃效淫奔，烦言啧啧，当必醒闻东邑矣。妾乃深

夜自思,殊惭衾影,不知将来有何颜面以见父母?

妾今既蒙宠爱,已有夫妻之情,你当尽其翁婿之道,君家明日回莞,何不前往我家拜见父母,以释前嫌。”荫芝道:“前者在倪府与乃翁相会,也曾见礼求他,岂知尊大人执意不从,几乎令我惶愧无地,此番趋府,恐其仍蹈前辙,将奈之何?”凤姐说:“前者在倪府偶然乍会,便求婚姻,难怪我爹推却,如今生米煮成熟饭,木已成舟。书云:成事不说,既往不咎。事已如此,夫复何言。”荫芝道:“依我愚见,还是芳卿先行回府,叩见二位老人,为我先容作合,容俟我再趋府请罪。”凤姐沉吟半晌,叹了一口气:“君呀,妾为情之所钟,已作私奔之妇,仔细想来,实亦无颜归去。现在烦言交谪,父母犹可相容,惟是兄长性情执拗,卤莽豪强,倘或回家撞见,触起狼威,定然拳打脚踢,更恐故志复萌,将我仍然管禁。那时上天无路,落地无门,纵使插翅也难飞出,岂不徒然自投罗网。还是君你先去谒见请罪,看其情景若何,然后再作道理。”荫芝闻说,点头称是:“待我备些见面礼物以伸下情。”连忙取出银两,交与陈福备办,不消半日,一一俱已备齐。荫芝吩咐将行李什物检点,带同凤姐一齐下船,解缆扬帆,就即开身转回莞邑而去。舟行迅速,破浪乘风,一朝已抵莞城。打从北门上岸,吩咐挑夫将行李挑入评花阁,权为住下。过了几日,思想要往张家拜见丈人丈母,不知如何设法,肚内踌躇,忽然想起邓清。

此人平日作事颇有机谋,不若前去与他商议。主意已定,立即穿衣,携带币帛,竟往邓家而去。到门,邓清迎入。彼此见过了礼,邓清说道:“恭喜仁兄,佳人已归贵府,谅备金屋以贮婵娟,共调琴瑟,足慰生平之志。”荫芝答曰:“全仗兄台之力,方得玉成,自当永矢,勿谓薄具,不腆相酬,乞为哂纳。”

清曰:“区区微劳,辱承厚赐,受之殊属有愧,却之恐蹈不恭。”荫芝道:“叨在知好,毋庸见外。今有一事,特来求教。”

清曰:“请道其详。”荫芝说:“只因凤姐之事,弟欲前往张家负荆请罪,以便日后往来。但无端而至前,恐为旁观所笑,特恳高明指教,有所遵循,伏祈勿吝齿芬,示我周行。”

第八回 谒岳翁欲盖前愆

诗曰:

共结前生未了缘,只因色胆大如天。

从来廉耻须当重,泰水何能自握权。

邓清听说微微冷笑:“仁兄满腹珠玑,胸藏锦绣,区区小事,势如反掌。依弟愚见,不必求人,只须求己,便能有济。”

荫芝道:“此话怎可。”邓清说:“礼下于人,必有所求。其间力可回

天,只要仁兄一为屈膝,况令岳母平日以势利为怀,得此峥嵘佳婿到门叩谒,心中万分喜悦,必然前嫌顿释。仁兄请尝试之,当不以予言为谬也。”荫芝说道:“多蒙指教,弟当允从,伏祈移玉偕弟一往。”邓清不便推却,遂即携手同行,一路行时,荫芝说道:“日前蒙令正夫人指鹿为马,不憚辛勤与弟撮合这段姻缘,实乃恩德如山,感之不尽。今又劳兄跋涉,寸衷殊觉不安。”邓清说:“成人之美,君子为之。叨在知好,无不从旁赞助。拙荆蒙兄惠赐多金,弟又复承雅贶,拜嘉之下,愧感交并。”二人路上谈谈说说,不惊不觉到了松柏高街。遥望第宅辉煌,高悬武魁匾额。邓清手指:“此间便是张府了。”

二人直抵门前,邓清先为引导,荫芝在后相随,不用童仆通报,突然闯进中堂。正值张奶在此端坐,一见连忙起身,正欲躲避,不料荫芝已到跟前,双膝跪下,口称:“岳母大人万福,小婿叶荫芝叩见。”言毕叩首尘埃。张奶连忙回礼,口称:“不敢,请问贵□□所从来?”邓清答道:“此乃佳婿叶荫芝,户部主事进士公是也。只因令爱与他共谐秦晋,特为踵府渎叩尊□。□□海量汪涵恕罪,消却前嫌,以全亲好。”张奶听了邓清这番言语,大有回心转意,用手便把荫芝挽起,回嗔作喜,带笑开言:“台驾光临,老拙失于迎接,祈恕不恭,小儿良雪因公晋省,弗克奉陪,敢请台驾书房宽坐片时,待我命人到馆相请老爷回来,一门聚会。并唤厨中办酒款待佳宾。”邓清说:“奶奶所言甚为有理,亲亲之谊,本该如此。”荫芝听说,心内思想,诚恐木公怀挟前嫌,不容宽恕,自必将吾见罪,那时颜面无光,岂不是一场美意尽付东流。今我不从伊话,又恐却了岳母这番心意,进退两难,不能自主。

悄悄去个眼色,老邓便已知机,开声叫句:“进士公,你为何生人 不生胆,你既尽半子之情,他必存坦腹之爱,断无把你难为现有太太担戴,况令岳平日宽洪度量,必不怀挟前嫌,相会之下,或者更加优礼,也未可定。”张奶在旁叫声:“贤婿不用介怀,有我老身调停,老爷断不将你执怪。”荫芝闻言,心中暗暗欢喜,岳母果然情真爱我,仔细算来,还是迟日再见罢。声称:“岳母,小婿今在 羁旅,俗冗缠身,不能久待尔。俟再来荷拢冰厨。”张奶见其如此坚执,不便过于屈留,第笑叫声:“贤婿,老拙今有一言禀告,小女蒲柳弱质疏懒性成,四德三从诸多未谙,今归尊府操侍中馈,执箕捧帚,理所当然,倘有不周之处,务望指教频加,幸母溺情钟爱,致使流于散脱。感甚,幸甚!至于闺房之内,名分修存,母令以小加大,以致绿衣黄里之嗟。是所切嘱。”荫芝道:“岳母大人一旦放心,令爱生长名门,深知礼义,三从四德,姆训夙嫔,拙荆秉性纯良,绝无妒忌,比肩相并,当为姐妹之称。本应早日归宁,实畏人言交谪,迟迟不返职此故耳。”彼此倾谈,不觉西山夕照。荫芝辞别出门,偕同邓清回馆,归到评花阁上。是晚,大设酒筵,与邓清对酌,直至

夜阑，方行散去。

话分两头，且说张奶奶送别荫芝，心内沉吟偷忖，我估凤姑与倪奶奶龙村看会不回，恐为奸人诱拐，岂知今日始得真情，乃系荫芝弄谋摆计，将凤姐接去。一时失于觉察，堕其术中。现今木已成舟，毋庸追究，但伊今日登门叩谒，情义殷殷，有何话讲。

正欲命人请老爷回来相会，谁料他又推却，声言迟日再来。但事到如今，不得不与老爷说明来历，倘若将情隐讳，只怕日后闻知，定说我胆大包庇，纵女私奔，难辞其咎。左右思维，只得差仆馆中，相请丈夫回来商酌。家童领命，即忙移步登程，直抵书馆，将言禀上，称：“家主老爷，奶奶相请，有话共议。”木公未知何故，就即举步回家，步入中堂。奶奶起身迎接，坐下，丫环恭敬，饮毕。木公问道：“奶奶相请，有何事情？”奶奶答曰：“非为别事，只因女儿亚凤日前与倪奶奶石龙看会，不见归来，不是奸人诱拐，实系荫芝请人假装倪奶奶往何家将女儿接去。今日叶主事登堂叩谒，负荆请罪，欲赎前愆，伏乞老爷恕其狂悖，以联翁婿之亲。”木公听说，双眉直竖，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拍案连声大骂：“贱人不顾廉耻，败坏纲常，玷辱家门，有羞宗族。此事断不能容，恐明日着人将亚凤唤回，严行处治，以免遗臭万年。”张奶见夫如此盛怒，疾忙劝解：“老爷，不必生气，女儿虽乃不全妇道，古云：虎毒不食儿，何怒一旦置之死地？”

如今事已至此，生米煮成熟饭，不若将差就错，曲赐矜全，一则以免骨肉伤残，二则以成翁婿亲谊，况叶主事现在户部供职，异日晋秩台垣，我们与有荣施。纵使构讼公庭邑宰，亦难与他作对，高明以为然否？”木公听罢妻言，怒发冲冠，手指奶奶骂道：“你个贱人，真真可恨！平日失教，不能将女训束，以致有乘风化，不知进退，反来哓哓辩舌，殊属令人可恼！”骂罢，步出户庭，竟往馆中而去。此时张奶不敢多言，恐触夫怒，低头自忖，早知劝他不从，不如将情瞒隐，免使夫妻反目。自叹一番，转归罗帐，歇抖精神。按下不表。

且说荫芝在评花阁得意洋洋，喜不自胜，全亏老邓巧计，方得岳母怒浪息平，但不知木公是何意见？异日再图良晤。

第九回 黄显国求谋不遂

诗曰：

富贵贫穷境不常，从来报应怪昭彰。

小人大抵穷斯滥，计就贪夫杞愿偿。

话说荫芝正在独酌间，鹁举忽然步到亲家，二人相见，礼毕，叶爷便把拜见岳母之事叙了一番。鹁举答道：“虽乃泰水见容，但不知泰山如何？”荫

芝曰：“前日弟往张府，岳母决意要请木公回来相见。弟恐他含怒在心，见面倘有言语斥辱，那时间叫我怎能下台。故此托言有事，迟日再见。谚云：丑媳妇必须见家翁。究竟作何区处？伏望高明指教。鵷举道：“此事看来甚是贾虑，依我愚见，不若相恳倪新棠先容作合，将情转达木公，看其光景若何，再定行止，安自辱焉。”荫芝道：

“亲家高见不差，待我明日向新棠一一说知，请他传达。”言还未了，家童排膳上来，亲家二人细斟慢酌，餐毕，鵷举告别回家。次日，荫芝即到倪府拜候，钦式迎入，叙了几句寒温。

荫芝笑道：“小弟今日到来，特恳吾兄作和事老人，未知可否见允？”新棠云：“有何原委？乞为明以告我。”荫芝即将趋谒张府，如此这般，一一尽述。新棠笑答：“辱承台谕，岂敢有违，但木公平日执性，弟虽忝在葭莩，亦难必其心意如何？

可否有济，尚属未定。荫芝道：“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但费清心，弟当深为铭感。”言罢，深深一揖，告别回归。按下不表。

且说木公因凤姐之事，时常抱恨在心，适值荫芝叩谒到家，张奶欲其翁婿叙会，以释前嫌，岂知更触其怒。连日以来，闷闷不乐。一日清明无事，思想与钦式细谈衷曲以解愁怀，遂即穿衣前往。到了门前，家人通报，新棠快快相迎，步入书房，礼毕，坐下。新棠说：“违教多时，未获趋候，迩来福祉繁禧，谅必更添佳胜也。”木公答道：“托庇平宁，差堪自慰，近缘俗事萦怀，寸衷殊觉耿耿。”新棠曰：“请道其详。”木公叹了一口气：“家丑不出外传，足下非比别人，不妨与你说知。只因亚凤这个贱人，做了伤风败俗之事，决尽西江之水，难洗面上羞渐。这乃到也罢，昨日叶荫芝公然到家要联姻眷，拙荆女流不如高下，不独与他接见，并且劝我相从。真个令吾几乎气杀！”新棠乘机进说，叫句：“老表台！此事难怪你气，但书云：成事不说，遂事不谏，既往不咎，由来如此。兄亦何妨稍为原谅？弟想叶主事亦是读书明理之人，实因情之所累，以致德行有亏。他今知前事差失，故此悔厥于终，过府负荆请罪，系出诚心，并非假意。况伊身隶户部，名重当时，作为门下东床亦属无忝。更有一说：才子佳人，风流孽障，自古有之，指不胜屈。伏祈推原见恕，不必屏诸门外，非惟主事之幸，亦公之幸也。”木公听了这番话，自忖于心，细绎新棠之言，似属可采。开声说道：“蒙足下关切，本当从命，无奈目下谗口嗷嗷，断难曲为将就。且俟烦言寝息，再行姻属联禧。”彼此叙谈已久，告辞归去。按下不题。

且说莞邑有一姓黄名成通者，家资馥裕，万顷粮（良）田，丰衣足食，不事经营，为人纯朴，举止端方。娶妻陈氏，事姑能全孝道，事夫亦属无违。夫妇

两人颇称相得。成通有一氏子名唤显国，其人不务正业，终日浪荡花酒，将自己名下所分财产倾败净尽，并无家室，投于道院，带发修行，屡向成通挪移，不胜其数。一日穷极无聊，又欲向侄儿打算主意，立定穿起道服，摇摇摆摆竟往成通家去。成通一见，起身迎接。口称：“叔父，许久不见到来，有何事务？想必近日斋醮甚多，以致抽身不暇。”吩咐家童进茶，饮毕。显国叫声：“侄儿，我今日到来，非为别事，只因醮务急需，特为与你商酌。”成通道：

“叔父所需银两若干？”显国答曰：“非百两不能，务望贤侄鼎力相帮，容俟如数奉还，千祈勿却。”成通道：“自家叔侄，何用偿还。但些微之数，侄可勉力为之。若百两之多，只怕不能从命。所为本年荒旱，田土歉少收成，现在日给尚且不敷，怎能代人措办？伏为叔父原谅。”显国说：“目下万分紧迫，务祈为我通融，叔侄之情，在此一举，幸毋却我。”成通答说：

“实难为力，请叔父与母亲商量，或可设法，也未可定。”

显国点头称是。步入堂中，吩咐丫环快请安人出来，可说叔爷有话商议。叶氏闻请，步出堂来，显国一见，上前稽手，叫声：

“大嫂。”安人早已知道他的来意，强作笑容，问道：“叔叔有何贵干到此？”显国便将借银之事一一说上，叶氏听罢：

“叔叔有所不知，今岁荒歉唯堪，现在家中不能糊口，焉能代为设法？实属无计可施，望叔叔向别处打算，纵有三文二字，也要留为自用了。方命之罪，乞为见宥。”显国听见嫂嫂叶氏之言，心中气忿，不辞而走。一路行来，怒骂叶氏这个狗妇，成通那个畜生，真乃为富不仁，一本之亲，尚且不能挪借，何况别人，更难启齿，此仇必报。不如设计将他陷害，我想主事叶荫芝老爷现在回家，他是有财有势之人，定必才高志广，求他设立一计，找些入路，以泄心中之忿，多少是好。想罢一番，疾忙行抵叶府。片时之间，身已来到，轻轻将扇扣户门，役喝问谁人到此。”显国微微笑答，叫声：“门上大哥，老爷是否在家？敢烦与我通报，便说邻乡黄显国道人求见。”门公见其言语柔顺，说声：“道长，你在此稍待片时，等我报与老爷知晓。”转身步入堂中，声叫：“老爷在上，外面有一道人，据说邻乡黄姓名显国，特来拜候，有话商酌。”叶荫芝听说，吩咐：“请进书房相会。”门公传言，显国抠衣而入。二人相见，礼毕，坐下，名烟香茶奉过。荫芝问道：“兄长到此，有何事情斟酌？”显国答说，口称：“老爷，贫道到来并无他事，只因侄儿黄成通家财万贯，衣食充足，颇称巨富。贫道时运不齐，命途多舛，一自分居以来，诸凡不顺，千般贸易，百计经营，几年之间，把资财折得干干净净，出于无奈，带发修行，栖身寺观，清茶淡饭，籍资糊口，鹑衣百结，聊以遮身，欲求片刻安宁也

亦难得。兹因急需，无从打算，只得央浼侄子挪移，不惟分毫不与，而且恶言臭语，辱骂难当，仔细思量，半筹莫展。

古道：床头金尽，壮士无颜。人生在世，非钱不行。现在手内空空，正所谓：无钱困杀英雄汉。此话诚不我欺。今我处贱无方，成通如此不仁，特为求教高明，代为设法。俾得奉为指南，不胜感激之至。”荫芝听说，半晌沉吟：“兄长既系无钱，成通不肯资助，他做不仁，你亦不义，何必还念叔侄之情？现有一言奉告，是否可行？绕析裁酌。”显国说：“老爷比做有何妙计？解我倒悬。古云：‘救急如救火。刻下不啻望切云霓，倘蒙垂悯，伏乞速行，赐教。’”言罢，纷纷泪下。荫芝目睹情伤，暗暗自忖，蓄怨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兄长不须忧虑此事，交我担承。今有一计在此，甚属容易举行，你把侄儿家产、田亩多少数目说与我知，自然有个方法。”显国即将侄儿家产若干、田亩若干历历指出。荫芝听罢，拍掌哈哈大笑：“此计万无一失。兄长若需银用，待我借些与你，但有一说，你可写立揭数一张，交于我手，且待异日自然闻他取回，丝毫不能短少，此计你道妙不妙呢？”显国闻言，不胜欣悦。荫芝吩咐即取文房四宝上来。问道：“兄长究竟需银若干，始能敷用？”显国答曰：“三百之间，方解目前困乏。”荫芝说道：“不难，只要书明揭字，自当如数奉上。显国连忙浓磨香墨，执笔写就揭数一纸，双手递与荫芝仔细看了一眼，并无只字差失，即时开箱取出三百两细丝交与。显国亲手接收，便将揭数存贮。显国把银两收好，立即起身告辞。荫芝相送出门，一拱而别。

第十回 立奸谋荫芝抢割

诗曰：

无端被陷实堪怜，同室操戈只为钱。

一任欺凌人不畏，举头三尺有青天。

说话显国与荫芝揭了银两，满心欢喜，得意洋洋。我想成通分明可恶，自家叔侄，绝无相周之义，幸得主事叶老爷与我绸缪，揭借银三百两应急，每两行息三分七成交出，也算领他一个大大的人情，若是成通肯与我挪移，何用三百两之多。将来叶爷问他偿还，自必痛恨归心了。一路行来不觉已抵清虚道观。其时天色已晚，将银两收好，便就安息。

且说荫芝把银借与显国转眼已经数月，一日清闲无事，心中思想，显国所借此项银两虽然系在成通身上清还，但现在本利全无半分，也应向他讨取，目今田禾果木。具皆成熟，不若命人前去抢割，以偿利息，岂不是好。想毕，即唤家丁上来，吩咐：“只因南村黄显国揭我白银三百两，将侄成通的田。亩作按，数月以来，分毫未有，连显国人面也都不见，你们带齐家伙，一众前往该处，将伊田禾、果木割采，以偿利息，纵有天大的事情，我老爷自能担戴。

”一众家丁齐声答应，各自退下，议论纷纷，有个说：“老爷平日所作所为俱是胡行霸道，此番抢割，便太狠心。”有个说：“借银是实，将田作按，现有揭数为凭，并非无据。”到了次日，各人带便禾镰器具齐抵南村黄成通庄前，一望田禾秀硕，果木繁多，看罢一齐动手，将高低田，亩远近果木，尽行割伐一空，惊动黄姓庄丁，出来争论，叶姓家人置之不理，挑起就走，说道：“你们不必喧嚷，叫你主人到我叶家讲话，耕丁无言可答，只得报与成通知晓。”

成通闻报，目瞪口呆，气得面如土色，一跤跌倒尘埃，不醒人事。耕丁、童仆连忙救护，抖搜片时，始行苏醒，大叫一声：

“叶荫芝！我与你前世无冤，今世无仇，为何恃势将我如此欺凌，但我平素并无与你熟识往来，亦无与你揭借银两，如何把我田禾、果木尽行割伐，似此过面相欺，势不能与你干休。”

吩咐庄丁：“你们暂且回去，待我明日同他理论。”答应一声，便即辞退。成通此时怒气填胸。不料陈氏安人也知此事，步出堂来，叫句：“我儿不必气忿，细想荫芝倚仗势位傲物凌人，多行不义，不独我们难与他斗，就是本县邑宰也亦惧他几分，况且古语有云：人欺不为欺天欺无处站。我们当作破财就是，不必同他作对，自取灭亡之祸。凡事须要三思切切不可暴躁，一经疏失，只恐错脚难番。”陈氏媳姐道：“安人所说甚属精详，但我们无端被陷其中，必有原故，自应查探明白，以免肚内狐疑。”成通听罢妻言，点头称是：“待我前往伊家，向荫芝理论，便知底里缘由。”但成通此去如何争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 黄成通问因受辱

诗曰：

逞威作福事猖狂，架陷平空理不当。

深入迷途谁唤醒，到头终悔恨偏长。

话说黄成通立意要往叶荫芝处查问缘由，其母叶氏难以阻止，只得吩咐一句：“孩儿你今前往叶家务要低声细语，切切不可有动声色，以致冒触虎威。早去早回，免使为娘挂虑。”

成通答语：“母亲一旦放心，孩儿当知见机而作。”其妻陈氏在旁，口称：“相公，古云：寡难敌众，弱不敌强。凡事须要见景生情，依妾愚见，不必同他过于争论。我们虽然藉此田粮度活，现被荫芝抢割一空，不如秘为隐忍，将来自有报应。但此事其中自必有人唆摆，不过问个明白就是了。”成通道：“我自有主见，你可安慰母亲，无庸挂念。”说毕，穿衣着履，带领有童出门而去。一路行来，心中暗想，荫芝这个狗才真乃欺人太甚，平空把我田禾抢割，果木砍伐，虽然不致令我绝食，究竟情理难容。若者与他结讼公庭，料

必难以取胜，不如把根由问个明白，以杜日后受其侵害。步履之间，不觉已抵叶家门首。将扇轻轻扣户，门公问：“是何人到此，有何情事？快快说来。”成通强作笑颜：“请问叶老爷曾否〔回〕府？敢烦通报。可说南村黄成通拜访，有话商酌。”门公说：“稍待片时，待吾入内通报。”转身步进堂中，口称：“老爷在上，今有南村黄成通求见，现在门首等候，乞为示知。”荫芝闻报黄成通到来，已知其意，心中暗暗自忖，若不与他相会，他定然说我抢割田禾，不敢见面，不如与他当面说个明白，以免被人谈论，说我猖狂。罢，罢，“可唤他进来罢。”门公领命，跑出堂来，口称：“相公，我主老爷奉请。”成通步进，礼分宾主坐下，家童进茶，饮毕。荫芝诈作不知，假意叫声：“黄兄驾临茅舍，蓬华生辉，比做有何贵干商议？请道其详。”成通答说：“久钦雅范，未获饫聆尘教。想老叔台大人德偕时茂，福与日增，定符鄙颂。小侄僻壤穷黎，荒村下士，抚躬自顾，鹿鹿鱼鱼，并无片长可取，现在眷口嗷嗷，所进不敷所出，日中度活不过清茶淡饭而已。今者造府并无他故，只因昨日被贵府作人等众无端把小侄田禾果木尽掠一空，庄丁不敢与之相抗，只得任其挑归府上。但小侄举家全赖此糊口，平地风波如此，又何缘故？”

特为踵府求教，伏祈黑白指示分明。况小侄与叔台素无嫌隙，平空被陷，殊属令人不解。”荫芝道：“原来此事你竟不知端的么！待我与你讲明。只因数月前，你令叔到舍称说需银应急，再四央恳，将你田禾写与我作按，揭去银三百两正，每两每月行息三分，借约纳据，岂知令叔借银转回道院，数月以来本利不但分毫不给，而且连人也不见面。如今限期已届，只得割你田禾准抵利息，足下到此查问，理所应然，不必含怒。可向令叔理论赎回，毋庸在舍絮烦也。”言罢，面带怒气。成通听说，不禁大发无名，叫句：“老叔台，此事你亦欠参详了！家叔与你生借银两，为甚将我田禾作按？岂不是张冠李戴，明系叔台存心不轨，不推乡邻子侄之情，不念先人交往之谊，至于如此。”

叔台乃衣冠之辈，非同寻常可比，据你说来，割我田禾，伐我果木，也是理所本当，易地相处，未必能以安然。”荫芝听了成通之言，高声喝骂：“黄成通，你个奴才，真真可恶，胆敢在我家前撒野，分明你叔侄同谋串骗我的银两，反来说我无良，你撑开狗眼细细看来，我叶老爷岂肯受人所愚的么？”言三语四辱骂一番。成通此时怒气填胸，大骂叶荫芝：“你乃为富不仁，倚恃权势，武断乡曲，我与你前世无冤，今世无仇，何苦忍必将吾陷害？”其时亚狄在旁磨拳擦掌，大骂成通：“你实可恶，竟敢到我家中吵闹，你不怨自家人作孽，反来责怪我叔。”

莫说借我银两是实，就系明欺白捏，将奈之何。”成通听了亚狄之言，愈加忿恨，便骂：“你叔侄如此丧良，我虽为之哑忍，只怕彼苍有所不容。”荫芝

此际怒火如焚，拍台大骂，喝令亚狄将扇头把成通乱行敲打，说道：“明明你叔借我银两，令你出头胡赖，此次稍事姑容，饶你归去，倘敢再来争论，定当送官究治。”骂得成通垂头丧气，两颊通红，殊觉索然无味。冷眼看见荫芝步转书房，亚狄潜身入内，只得自己抽身出到叶家门首。斯时，童仆看见主人面带愁容，心含怒意，不敢声彰，已知家主受了荫芝凌辱，只得随后相从。黄成通路上心中不忿，想我自幼至长，未曾受过他人凌辱，今日被叶荫芝叔侄如此糟蹋，殊属不甘，此恨难消，此仇必报。不惊不觉，已抵自己门庭。步入堂中，一跤跌倒在地，气得面如土色，两眼睁睁，口内不能言语。家童看见，连忙报与安人，其母及妻一同赶出护救，抖搜片时，始行苏醒。叶氏安人行近叫声：“儿呀，你往叶家查问原由，何以归来这般形状？定然被荫芝凌辱，以致如此惨伤。我亦也曾言过，叫你不好往他家理论，恐其送肉上砧。

今者果不其然，但彼如何将你凌辱，可即从实说与母知。”成通素性极孝，见母查问，即将始末一一禀上。母亲叶氏姑媳听闻，双流珠泪，陈氏再四劝慰：“丈夫不必烦恼。荫芝如此横行，看他将来定然不得其死。”母子、夫妻议论一回，且自休息。却说黄姓一众耕人群蚁相聚，这个说长，那个道短，纷纷共说：“我们本属贫苦，开春耕种，指望秋来成熟，获些蝇头小利，籍资养活父母妻儿。岂知一旦被荫芝抢割精光，不独白费辛苦，兼之血本无归。”内有一人说道：“叶爷抢割并非无因，必定借欠银两是实，我们只向田主讨还工本，乃系理之当然，但黄家现在被灾深重，只怕一时无力偿还，不若一齐踵府，看他如何分说。”言罢，齐齐举步共抵黄家。到了门前，声叫：

“安人、相公。”正值成通母子在堂中哭泣，闻人声叫，便知田客到来，立即移步出门，相请一众耕人入内，分宾〔主〕坐下，命仆进茶，饮罢，众人齐声说道：“叶家无端统率多人到来，将田禾抢割，借问府上与他有何仇怨？我们深蒙安人、相公照顾，领此田亩耕种，指望成熟收获，仗此养家活儿。詎意荫芝恃强，平空架陷府上，折亏毋庸多说，我们工本如何着落呢？叶氏安人听罢耕丁之言，仰天长叹：“可恨荫芝为富不仁，恃强凌弱，我家被害不在多言。但你们耕种，原望秋成，如今已属画饼，所有用过耕本自然归我偿还，你等众人不必将我抱怨。我虽受累，尚可为力，遂即入房取出白银三百两，分给众人，一班田客各各称谢不已，齐声说道：“深感安人贤德，此项耕股，本不应要府上赔偿，但我等贫乏，故此累及安人，问心实难过意，想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

安人恻隐为怀，将来必有好报。从此门庭清吉，福寿绵长。”

叶氏闻言连称：“不敢，人生在世，衣禄由天，惟是君子固穷，达人知命。”一众耕丁齐声诺诺叩辞，各散而归。黄成通母子、夫妻必怀不忿，千声怨恨

荫芝为富不仁，似此恶如狼虎，我们无奈其何，惟有朝夕焚香，当空礼拜，伏乞苍天作主，聊申闷怀而已。按下不表。

书中表白为贵细想黄显国因借贷不遂，怀恨钉心，问叶荫芝串谋，将伊侄陷害。将田作按，写立揭数，借银三百两，事虽不虚，但为数甚属有限。叶荫芝既已抢割田禾抵利，又何以毁拆园房？种种所为，情理殊难取信，况黄成通虽非巨富，亦可小康，既已问明系黄显国将田作按，亦何难备价向叶荫芝将揭数赎回，何致屡被欺凌，酿成巨祸？看书者未免生疑，有所指驳。但有一说，细想叶荫芝与黄成通二人乃是前生冤孽，并非今世仇讎。一以自经，一为环首，事属殊途而死同一辙，特为表白，用代释疑。

闲话少讲，书归正传。且说叶荫芝叔侄将黄成通凌辱一番，心犹未足。过了几天，荫芝向亚狄说道：“你看黄成通身被凌辱，虽不敢与我作对，但伊日前不应到家吵闹，虽然割了他的田禾，尚不能消我心中之恨，还须找寻别事与他再闹一场，看他把我怎样。”亚狄说：“常言道：一不做，二不休。既系立心同他作对，事属不难。闻他所居园屋甚是华美，不若带领家丁前往，把他拆毁，便可泄忿。尊意以为如何？”荫芝道：“此计甚妙。”随即吩咐家丁带齐家伙器具立就登程。顷刻之间，已抵黄成通园外。荫芝喝令一声，众家丁齐齐动手，抽砖卸瓦，毁拆纷纷。惊动黄姓家仆，出园观看，眼见荫芝耀武扬威，三步跑进，将情连忙禀上：“今有叶荫芝叔侄统率多人到来，将园毁拆，所有砖头瓦块尽皆弃之塘中，池鱼不知伤了多少，乞为定夺。”叶氏安人闻报，连忙步出，口称：“叶老爷，我家与你素无仇怨，倘或有些不合之处，也应推念邻乡之情，何苦屡屡到来陷害。”荫芝闻说，哈哈大笑，手指骂道：“你个老虔婆，休得多嘴，快些叫你儿子出来与吾结抗。倘你恃妇出头忿，定将你楼房屋舍拆个精光，看你有甚么状告。”叶氏只得忍气吞声，暗暗叫苦，站立园边，任其作为。叶荫芝骂罢一番，带领一众家丁转回府中而去。叶氏安人气得两眼光光，双流珠泪。斯时，陈氏媳妇赶出园来，叫句：“安人，叶荫芝屡次三番到门陷害，分明欺人太甚，何不开官与他理论是非曲直，悉凭公断？”叶氏叫声：“媳妇有所不知，开官二字俱是漏气，我想官府不是你的爹娘，况荫芝现为主事，赫赫声名，我们怎能与他相斗？不如剩些钱钞，以免饥寒。常言道得好：官府衙门八字开，有理无钱莫进来。又云：一字入公门，九牛拔不出。

不若守分安命，顺时听天，凡事凭天作主，我们敛些事罢。

第十二回 黄成通威逼戕身

诗曰：

作恶从来世所憎，昭昭天眼暗窥人。

劝君莫慢夸头角，梦里轮虚总未真。

话说流光苒苒，岁月频催，转眼间江梅送腊，堤柳迎春。

时值新正十五元宵佳景，家家结彩，户户张灯，来往游人络绎不绝。黄成通久困家居，心中纳闷，一日携童步出街市，聊散心神，穿街过巷，赏玩花灯，其间景致纷纭，真乃观之不尽。

所谓：

火树银花合，星桥铁锁开。

主仆一路行来，刚刚到了一所庙宇，成通满心贪玩灯景，岂知冤家狭路相逢。亚狄看见成通，疾忙闪避，转过后街，暗暗叫人，说道：“你们能把黄成通拦截，将他衣服撕烂，殴打一番，每人谢银二钱以为签敬。”一众听闻，不胜欢悦，个个磨拳擦掌，上前把黄成通推跌在地，举拳乱打。伤了眼眉、额角，血流满面，气不能申。惊动来往行人，齐来相劝，问道：

“所因何故，将他乱打？”亚狄在旁称说：“只因黄成通不自珍重，贪图脂粉，窥看人家女子，众怒难犯，是以被殴。”齐齐说道：“这也难怪。”内有几个认得黄成通的，为之辩论，向亚狄问道：“比如哪些妇人，与你是何亲眷？古语有云：事不关己不劳心。管他则甚？倘或打出事来，只怕足下难辞其咎。

依我愚见，不如释手放他回家，是非曲直自有公论。”这几句话说得亚狄哑口无言，卸身便走。黄成通对众说道：“列位有所不知，只因亚狄倚恃伊叔叶荫芝身为主事，势大财雄，屡次将我陷害。如此这般，从头至尾一一说上。众人闻听，不胜扼腕，齐齐上前，叫声：“黄兄，你今受伤，不能行动，待我们送你回府罢。”说毕，便将成通扶〔将〕起来，送转南村而去。

家童先走，报与安人知道。叶氏姑媳闻言，肝肠寸断，槌胸顿足，大叫苍天。步出厅前，看见众人挽扶成通端身坐下。叶氏声说：“有劳众位哥哥救护孩儿，此恩此德没齿难忘。”众人答曰：“不敢，伯母何出此言，令我等惶愧无地。只为令郎被人围打，我们看见血染衣衿，情殊可悯，问悉情由，故此将他扶送回府。”叶氏安人称谢不已，吩咐家童茶烟敬奉。饮毕，齐声：“伯母，令郎被殴，受伤虽不至于危笃，但当小心调养，且待伤痕平复，再作区处。”言罢告辞，起身复向成通安慰：

“千祈保重，不必担烦。”成通回语：“有劳众兄劳心费力，深感隆情，铭激五内。容俟伤痊，当即登龙叩谢，刻下不能奉送，乞为鉴原。”众人连称：“不敢。”一拱而别。叶氏安人见众客散去，便与成通换过衣衫，吩咐媳妇将儿扶回内室安卧，并请高明调治。妻子陈氏见夫受伤，不胜悲切，一日三时小心服事。过了几天，成通伤已平复，举家叩答天恩，酬谢众人，安人叶氏稍为宽慰。

一日成通无事，坐在堂中，心内想起被叶荫芝屡次欺凌，不能泄忿，不觉潸然泪下。安人叶氏目击情伤，便问：“我儿 珠泪暗垂，所为何故？纵使有甚冤屈，且自放开心事。”成通叫句：“母亲，孩儿只为被叶荫芝这个奸强屡屡将我扰害。日前到他家已受扇头敲打，今日观灯又被亚狄纠集多人把衣衫撕烂，拳打脚踢，血流满身，若非众人劝阻，几乎绝命。细想这个冤家未晓何时方能解散，看来只好除死方休。”叶氏安人说道：“我儿要解这段冤家，也亦不难，叶荫芝所图者，乃系我们田亩，你明日即往清虚观，邀同显国叔父，备足三百两银，向他赎回揭数，便可两安无事。”成通说道：“母亲所云虽是，但叔父借银要我们代还，未免出乎情理之外，目今田禾已被他抢割抵利，且待叔父有银再向荫芝取赎罢。”陈氏在旁声称：

“相公言之差矣，我想显国是个无用东西，自己名下所分家财 久已花散净尽，弄到无聊，始行入寺可已栖身，时常到来讨借，今因不遂，故此串合奸谋将我们田亩作按，写立揭数，借银三百两，以致结下这段冤仇。相公想他有银取回揭数，可比六月天想雪，全是漏气的了。依妾愚见，到不如自备资斧向其取赎，以断葛藤。”叶氏安人叫句：“我儿媳妇所说甚是，你明日即 去找寻叔父，不可担延。”成通诺诺连声，各归寝所安歇。到了次日，成通起来安排早膳，餐毕，穿上衣服，携仆出门，竟往清虚观找寻叔父黄显国讲话。到了观中，向长老查问，据长老称说，数月前你叔往外云游，到今未回，不知何方托足，相公请到客堂奉茶。黄成通见长老如此说来，心中怅怅，便即辞归。叶氏安人见子回家，就问：“孩儿见了叔父，如何谈论？”成通口称：“母亲，不消提起，孩儿去到观中，不见叔父，据长老言知，数月前业已云游，不知去向。此事看来只可暂为停止。”叶氏说道：“我儿有所不知，目下春耕在即，若不与 荫芝将揭数理清，将来田禾成熟，伊必复行抢割，岂不更为受害？趁此理明，免贻后患。”成通心内思忖，母亲意见虽是不差，但他现在盛怒之下，怎好又往他家赎取揭数？沉吟半晌，叫句：“母亲，此事孩儿未便亲往，只好托人从中说合。”叶氏道：“无人可托，待我老身前去求他，或邀一线之情，也未可定。倘触虎威，我乃女流，亦不能十分难为于我。是否可行，彼此不妨参酌。”成通见母如此说来，只得曲为从顺：“母亲 此去务要见机而作，不可则止，毋自辱骂。”叶氏答云：“我儿不必挂虑，老身也知进退。”言罢，归房取出白银三百足，命仆手携，整衣出门而去。主仆二人片时行抵叶家门首，叶氏启齿叫声：“门上大爷，叶老爷在府否？”门公问道：“你是谁人，何方居住，到此何事？一一说来，以便通报。”叶氏道：

“老身乃是黄成通之母黄叶氏，家住南村，到来求见老爷，有话面达，伏祈通传，方便方便。门公答云：“稍待片时，待我与你通报。”转身跑进内堂

，口称：“老爷在上，今有黄成通之母黄叶氏求见，乞为酌夺示知。”叶荫芝听说，肚内思量，黄成通之母到来有何情事，莫不是要把黄显国揭数与我理论？

我自自有道理，刁难摆布，使他绝望。”吩咐传见，门公转达，黄叶氏躬身趋进，见了荫芝口称：“老爷，妾身叩安。”遂即跪下。荫芝并不回礼，吩咐：“起来。”叶氏起身旁立。叶荫芝问道：“你到此何事？快快讲来。”叶氏安人强作欢颜，低声说道：“妾身到府并无别事，只为叔子黄显国与老爷借银三百两应用，将我田亩作按，写立揭数为凭，妾身母子实属不知。

前者老爷抢割田禾，以致两相嗔论，迨后询悉情由，始知夫弟不良，存心陷害。第属在本家，理当代为调停，以全亲亲之谊。

妾身现备揭数三百两奉还，恳乞老爷将此揭约交还妾身，抑或当面涂销，以杜后来争端，两安无事，尊意以为何如？”荫芝闻言，微微冷笑：“你这老人说那里话来，黄显国当日与我借银，你并非经手，何得遽行赎取揭约，谚云：捉猪问地脚，斟酒问提壶。必须黄显国亲身到来，方能交还揭数。”叶氏道：

“老爷所说甚是，妾身也曾命子前往观中找寻显国，据云，久已外出云游，不知方向，未晓何时才得显国归来，故此妾身备银代为取赎，乞老爷原谅。”荫芝说：“不必多言，且俟显国回来再作区处。”叶氏心中着急，再四恳求。荫芝骂道：“你这妇人不知好歹，我老实对你说明，当日显国按田书明三个月为限，如今过期已久，设使显国回来，亦不能收赎了。快些回去，不必在此哓哓辨舌，惹我生气。”吩咐：“与我推出。”一众家人齐齐动手，推推拥拥，意把叶氏拉扯出门。安人叶氏不胜悲怨，只得携仆回身。归到家中，儿子、媳妇齐齐伺接，坐下，丫环奉茶，饮罢，成通开口叫句：“母亲，此事荫芝如何分说。”安人叹了一口气：“事不谐矣！我到叶家，见了荫芝这个奸强，躬身下礼，用言委婉哀求。他说显国借银按田并非你母经手，何得向他取赎揭数？必要等待显国回来方能了局等语。后来我又再四相恳，他便说此项田亩你叔当日书明以三个月为限，如今限期已过，断断不能取回。毋庸多讲，拍案大怒，吩咐家人将我扯出门外，正系有口不能分说，只得忍气回来。”

话完喉头哽咽，泪落纷纷。成通闻言，咬牙切齿，大叫一声：

“苍天在上，我黄成通被叶荫芝如此欺凌，何不垂怜，与我作主？”登时怒气填胸，一跤气倒在地，其母与妻连忙拥扶，吩咐丫环快煎羌汤灌救。抖了多时，始得苏醒。安人叶氏叫句：

“我儿毋须这般伤感，且待你叔显国回来，自然水落石出，如今且自由他，祸福凭其所。黄成通平日事母极孝，诚恐有拂就心，只得回头作喜，叫声

：“母亲，孩儿不过一时之气，从今以后，再勿以此介怀。母亲今日贤劳，可请早为安歇。”叶氏安人点头称是，举步回房，成通夫妇也亦转归内室。陈氏劝慰丈夫一番，就即登床而卧。这也不表。

却说成通心怀不忿，辗转难眠，独自起来，寂坐房中。仔细思量，此事如何了结。眼睁睁被荫芝欺压，莫能与之抗衡，先人遗下租粮一旦被伊强占，将来我母子家人以甚么度活？人生在世，既不能丕振家声，又不能显扬父母，而且受人凌辱一至于斯，真乃枉为男子！不若死之为安。所最痛者，遗下高年老母无人奉养，终身昊天罔极之恩，未由报答，生则抱愧，死亦犹惭。在其次者，妻子陈氏秉性温柔，闺门事夫颇能尽善，本属百载同衿，何忍一朝分袂？势之所逼，夫复何言？惟望晨昏定省，与我代劳；菽水承欢，无殆阙志。是我虽死之日，犹生之年矣。叹罢一番，呜咽不已，解下身中罗带，便在床旁自缢而亡。

七尺未归芳草地，梦魂先赴鬼门关。却说陈氏睡至半醒，耳闻鼓打四更，看见丈夫尚未寢息，低声连叫几次，不见答应，疾忙起来一望，只见夫婿业已干休。大叫一声：“不好了。”惊动叶氏安人，跑到房来，便叫：“媳妇有何大故？”陈氏说：“夫自缢殒命。”叶氏顿足槌胸，哀哀痛哭，气得死去复生，肝肠寸断。叫句：“孩儿，你为何一旦轻生，抛却慈惟不顾。虽乃含冤受屈，不应如此行为，枉费你母怀胎十月，乳哺三年，指望长大成人，顶门立户，岂料半途而废，别母抛妻，上有头白老亲，下无牙黄幼子，黄氏宗祧凭谁继续？”可怜哭得神昏气绝，一跤跌倒尘埃。陈氏见姑如此惨伤，忍泪近前扶挽，一众家人齐来安慰：“安人须要保重，相公已自归世，哭极不能复生，还祈节哀，商办后事。”安人听说，点头称是，只得暂行停泪，命童报与亲眷，兼之备办衣衾棺槨，家童领命，各自分头而去。且讲陈氏向安人说道：“相公现在切勿装裹，童仆将次归来，此时自应打点，前往江边买水，好与相公沐浴净身，以便收殓。”安人答说：“理之当然。正讲之间，不觉红日西沉，陈氏即便披衣挂白，童仆提笼在前，丫环随从于后，放声大哭，双手捧住水盆一路行来，闻者伤心，见者流泪。到了江边，躬身跪下，家童秉烛，陈氏手汲清泉，呼天叫地，哀哀痛哭而回。归到家中，跪在夫前，将水盆放下，用洁净布巾与夫从头至足沐浴一番，此时装裹什物俱已齐备，棺木也亦买临，四亲六眷俱皆毕至，等待时辰，以便入殓。话分两头，且表成通有一知交好友，平素往来甚密，颇称莫逆。一旦闻得成通身故，犹如利剑剖心，立即吩咐家人备办礼物，前往铺被送殓。不一时俱已买就，黎爷即便穿衣，命童将礼物挑往黄家，躬行祭奠。到了门前，看见鼓乐喧声纷纷，挂孝步入堂中，只见成通尸身在地，随将礼物摆列尸旁，黎爷亲手炷香，嚎啕痛哭，便叫：“仁兄为何如此身

亡，遗下白发 母亲，青年妻子，你心曾否得安？虽乃被人欺凌，不过眼前受辱，何至一旦轻生。”用手将面巾揭起，看见口眼不闭，便知成通受屈冤深，就在尸前嘱咐一番，说道：“兄，你冤情待弟 与你伸雪，但你生前受屈，也该说与我闻，何必自寻短见！事已至此，权且殓埋，再作区处。”说未完时，只见成通口眼俱闭，众人看见，各各欢心。顷刻，时辰已到，土公齐齐动手与成通装裹起来。伊系监生，我冠束带，楚楚衣裳装束已完，便请入殓，斯时，不独母、妻惨切，亲友亦为之涕零。须臾，上盖钉馆，安人更为痛苦，母子、夫妻分离永诀，不惟身受者固属难以为情，而旁观者亦有所不忍。黎爷向前，口称：“伯母，你乃年高之人，不可过于伤悲，令子既已身亡，哭极难以复转，他日与你孩儿伸冤雪恨，上官到府，所仗谁人？还要你老人家出名报告，千祈保重，幸毋自毁。”叶氏安人心中暗想，黎爷之言甚属有理，于是暂停珠泪，口称：“黎兄，深蒙体恤，我 自当领命，惟是孩儿蒙冤身死，将来全仗足下替他伸雪。”黎 爷道：“这个自然，此事交与小侄身上，你老人家可请宽心， 并嘱令媳亦不必过哀，留其身以有待。”言毕，遂即告别，亲友亦皆散去。成通尸棺停于厅上，婆媳未免伤心惨目。陈氏朝夕便在夫灵痛哭，安人叶氏叶媳劝慰：“昨日已据黎爷称说， 你夫死于非命，负屈泉台，他已目睹情形，不平抱忿，兼之推念交情，代为伸雪，将来还要我婆媳往省具控，泄恨申冤，切切不可过于悲感。媳，你从此放开怀抱，抛却愁肠，等待报了夫仇，死无遗憾。”陈氏听罢姑言，只得强为收泪，自此事姑更尽孝道。按下不表。

第十三回 金友谊代作呈词

诗曰：

最苦人生死别离，交游莫逆不胜悲。

堪夸七寸中书管，写出含冤负屈词。

话说黎爷在黄家吊祭归来，心中抱恨叶荫芝为富不仁，叔侄同谋将黄成通田亩霸占，毁拆园房，威逼毙命。细想黄成通素行仁义，情性温和，出入友恭，人所钦仰。与我交好多年，颇称莫逆，今一旦含冤归世，遗下老母少妻，我心甚属不忍。

日前吊祭由曾说过代他伸冤雪恨，丈夫一言说出，驷马难追， 况我生平赋性耿介，见有不平之事，无不代为排解，今日知交受屈，断不束手旁观。正在行思坐想，其母开声问曰：“我儿， 你到黄家吊纸，可知成通身死缘由，不妨说我知晓。”黎爷见问，将情一一告知，众人无不叹惜，可恨荫芝恃势称强，多行不义，其母命曰：“我儿，你既与黄成通交好有年，他今受此 盆冤，无由得泄，我儿何不代他一伸，俾得九泉瞑目。”黎爷叫句：“母亲，孩儿久有此意，我若不与他伸雪，更有何人举 行？况且日前儿在黄家也曾说过，断无爽却

前言。”其母不胜喜说，说道：“与人扯住解纷最为美事，但须作速为之，不可 迟延阻滞。”黎爷答说：“孩儿领命。”别母步入书房，坐下 凝思构想一回，浓磨香墨，执笔作成状词一纸，句句言来俱是情真理确，一自作来，泪随笔下，种种冤情来历尽行诉得明明白白，乞请宪台明鉴，不独生者活恩，而死者亦瞑目泉下矣。

呈首系伊母叶氏，具词伊妻陈氏报告。写完细细从头一看，黎爷对母说道：“此张状词若在县官控告，空劳纸笔，白费钱文，无济于事，必要上省往大宪控告其冤，方可得伸。孩儿今欲前往黄家，一一说知叶氏伯母，令他携同媳妇往省鸣冤，以免成通九泉抱恨。”说毕，便即穿衣出门而去，步到黄家，相逢叶氏，口称：“伯母，小侄到来并无他事，只因呈词业已做就，特请尊目一观，看其可否合当。”叶氏说道：“难为贤侄费心。”

双手接过状词，从头至尾仔细看了一遍，连声称羨：“委实 情词恳切，句语详明，大宪见之自然准理。”黎爷说：“事不 宜迟，请伯母早为定夺。”叶氏叫声：“贤侄，此事全仗鼎力 玉成，但将来出省，还须请驾同往。”黎爷说：“这个自然， 伯母定于何日起程，务祈示知，以便偕行。”说毕，起身告别，叶氏相送出门，分手而去。暂为按下。

且说陈氏身怀六甲，黄成通死时业已将次坐草，但因丧事纷纷，故此未曾在意，黎爷归转之后，业氏安人便即行装打叠停妥，准期三五日间就要动身往省。诨意一夕，陈氏觉得肚腹不宁，有些隐隐作痛，便向家姑说知。叶氏安人知她瓜期已至，连忙备办蜡丸，羌酒等物，并吩咐仆人去请接生，不一时稳婆到门，安人说知其故。稳婆步入房中，将陈氏扶插起来，嘱其忍痛，不用着忙。半晌之间，瓜熟蒂落，果然生下一个男儿，陈氏心中暗暗欢喜。丫环报知安人，不胜喜悦，即令稳婆开调丸药与媳服饮，命童焚香秉烛叩谢天恩以及祖功宗德。家童领命，一一安排停当。叶氏盥手，自炷名香，低首衿衽，躬身跪禀，祝曰：“信女黄门叶氏叩请诸天神圣日月三光，只因劣绅 叶荫芝屡次欺凌威逼，孩儿黄成通殒命，兹幸遗腹，背生一男，实赖天公怜悯，尚留一线血脉，或者将来抚养成人，黄氏香灯不致无靠。叶氏姑媳不胜欣幸之至。”祝罢叩头，起身吩咐侍婢小心服事陈氏，并嘱稳婆包裹婴儿。嘱令媳妇：“小心携带，他日长大代父报仇，光壮门闾，成通虽死亦无遗憾矣。”说毕，归房安歇。

光阴迅速，转眼已是三朝。安人吩咐香汤与小孩盥漱，抱出堂前。看见眉清目秀，相貌堂堂，四亲六眷到来无不称羨。

是日，虽乃洗儿有庆，未免悲喜交集。迨至亲眷散去，姑媳二人依旧悲啼不已。丫环一众见主情伤，齐齐劝解：“安人不必过哀，今幸黄门有后，见孙犹如见子，暂且开怀释恨以俟将来。”

叶氏闻言，强为收泪，自此抚弄孙儿，且待媳妇弥月再打迭出城告状。

话分两头，且说张凤姐自从与叶荫芝苟合，在省住了些时，搬回莞邑。主事寻了一所地方，盖造房屋十分华美，亭台楼阁，曲沼方池，多栽芝草奇花，广植青松翠竹。有时高楼玩月，有时酌酒评花，燕侣莺俦，不啻如胶似漆。这也不在赘述。一日荫芝无事，偕同邓清并亲家李鹤举三人往河下饮酒闹妓，是夜未回，剩下凤姐一人独坐无聊，在亭中赏月一回，便归房内安歇。此时樵楼已打〔三〕鼓，凤姐一枕黑甜，已应华胥之召，忽然见有一人披头散发，手拿罗带到她跟前，怒气冲上连叫几声：“速还我命，实实不能久待。”凤姐梦中慌忙问道：“你是何方人氏？姓甚名谁？我与你前世无冤，今世无仇，到来索命，有甚缘故？快快说来，俾我心中明白。”成通手指凤姐骂声：“淫妇，你且听着，我是南村姓黄名唤成通，只因被叶荫芝抢割田禾，毁拆园屋。迨后看灯又被亚狄纠人伏殴，屡次欺凌，威逼殒命。今在阎王殿上告准荫芝尚需时日，方得挫其锐气，但你系他心腹至爱，故先把你来偿。”说罢，将带子一拂，吓得凤姐魂不附体，连忙奔跑，一跤跌倒，擦醒起来，方知是梦。浑身冷汗，满腹惊疑。细想此事当日叶郎也曾言过，今日梦中情事却是不虚。其时已交五鼓，凤姐坐卧不宁，待至天明，荫芝回转，步进房中，看见凤姐双眉不展，手托香腮，大属惊骇，便问：“芳卿为何如此？”凤姐见问，便把昨夜梦中之事一一言知。荫芝肚内自忖，果实奇怪了，今者若不将此事与她说明，必然怀疑莫释，倒不如将情直说为妙，况且我与她不是别人，并无猜嫌可避，纵有言语规谏，亦是份所当应。启口叫声：“娇姿，我实对你说，梦中言语真实不差。黄成通与我素无相识，亦无仇怨，只为伊叔黄显国揭借银两将他的田亩与我作按，后因本利无归，故此割禾相抵，如此如此这般这般，黄成通实非吾之对手，后来如何自寻短见，我实不知，不是我害他的。芳卿一旦放心，他断断不能向你索命。据云：阎王殿上将我告准，乃是狂言哄吓，不必理他。”凤姐听罢荫芝所说，默默无言，心中暗想，叶郎分明恃强倚势，肆意横行，屡次欺凌，几番羞辱，黄成通毙命实为叶郎威逼所致。人心安在，天理奚存？梦里情形并非吉兆，目下如此胡行，自取灭亡之祸。

古语有云：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

第十四回 黄叶氏扳辕赴控

诗曰：

藻鉴高悬有定评，案头三尺法严明。

玉堂金马风流客，事到其间不放轻。

话说张凤姐得知叶荫芝为富不仁，自行抱怨当日有眼无珠，误投罗网，只顾身图快活，岂料乐极生悲，今日一错难番，悔之不及。人生在世寿夭穷通，莫

非前定？只可听之而已。细想叶郎乃读书之人，何以作此非法之事。黄成通虽乃自归阴府，倘或伊母将情具控，叶郎罪有攸归，妾身既为他妇，不知有无缘坐。方寸殊觉不安，但他既已说出真情，不妨问个明白。自嗟自怨，顾影空惭。忽然看见荫芝，便将罗袖拭泪。主事心中有些烦闷，开口叫句：“芳卿，昨夜梦中情事，我已对你言明，为何还是这般惊恐呢？”凤姐道：“君家虽然表白，妾心究竟不安，第恐成通之母被人唆摆，将来入纸到官，不知如何是好。”

荫芝说道：“芳卿何用操心，我现身居户部主事，赫赫威名，谅他不敢与我作对，纵使在县控告，亦无奈其何。似此疥癩之疾，何必介怀。自此以往，芳卿毋庸挂虑，天来大事，自然有我担戴，请开怀抱，或时倚楼玩月，或时酌酒评花，不可学悲秋楚客，一室隐忧矣。”说毕，吩咐：“摆酒，待我共芳卿压惊。”顷刻，酒筵备列，凤姐勉强叨陪。二人把盏拈杯，细斟慢酌。饮了一番，便归帐底共效颠鸾倒凤，曲尽欢娱。按下不表。

且说黎爷约定成通之母叶氏出城递纸，业经数日，不见声音，未卜何时方可行事？待吾前往问个明白。立即整衣出门，竟到黄家而去。步入中堂，叶氏安人连忙迎接，坐下，唤〔丫〕环茶敬，饮毕，叶氏口称：“贤侄，有劳光顾，深感盛心，蒙你如此相周，未知何日报答。”黎爷回说：“不敢，伯母何出此言？小侄到来非为别事，请问伯母何时偕同贤嫂出城递纸？”

“叶氏安人说道：“贤侄有所不知，老拙原拟早日携媳上省。只因事有凑巧，小媳于前数日已经分娩，产下一男，且待弥月方可举行，依我老拙愚见，不若就近赴县，先行控告，未知贤侄意下何如？倘或县主不为准理，然后再行上省，也亦无妨。”

黎爷听说，不胜欢喜，连声称贺：“原来贤嫂已产侄儿，不独黄门有幸，就系令郎九泉之下亦可心安。今欲赴县具呈，诚恐事属无济。惟今之计，进退两难，不若暂从伯母，先行赴县入呈，试看如何办理，再作区处。”转声又道：“可把令孙抱来，待小侄一观。”叶氏听说，连忙进入内厢把孙儿抱出，黎爷双手接过，把目观瞧，果是眉宇轩昂，丰神俊秀，此子将来定然跨灶。看罢，心花开放，得意洋洋，叫句：“伯母，今幸黄门有后，实乃苍天不负善良。”叶氏安人接语：“倘邀福庇，他日长成定然酬报大德。”黎爷答说：“不敢。”即将孙儿交回叶氏抱转，声称：“伯母，事不宜迟，准备明朝赴县递纸。小侄如今告别回家，将呈词缮就，明日再来偕同伯母前往。”

叶氏相送出门，分手而去。黎爷归到家中，将情达与母亲，并云：“成通产得一子。”黎母甚为快意，便叫：“我儿受人所托，终人之事。快把呈词缮就，明日初八呈期，便好呈进。”

黎爷答声：“领命。”步往书房，将文房四宝排开，端身坐下，浓磨香墨

，执笔信手挥成。到了次日，黎爷便往黄家协同叶氏安人一齐赴县。正值县主太老爷升堂放告，叶氏安人手执状子跪倒阶下，哀哀痛哭，连声喊叫：“青天太老爷伸冤。”县主吩咐：“将这妇人状子呈上来。”左右答应一声，连忙进上。县主凝眸从头至尾细细看了一遍，心中暗骂，好一个胆大劣绅，目无法纪，忖思身为主事，籍隶班曹，正宜尽忠报国，仰答王仁，何以在籍倚势横行，武断乡曲、奸淫妇女、挖掘山坟、抢割田禾、毁拆房屋，种种劣迹，不胜指屈，现任黄成通被其威逼毙命，案关重大，未便稍事姑容，叶氏呈词自当准理。吩咐：

“暂行回家，听候本县具文，详请究办。”叶氏叩头起身，离了公衙。转回家内，将情一一告知陈氏。是晚，姑媳二人私心窃喜，云开见日，盆冤得伸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县主准了叶氏状词，心中思想，叶荫芝身为主事，不能与平人并论，未便遽行票差唤讯，必颁详候大宪具奏批回，方能审办。正在商议具文通详，黄叶氏随即往省具控，奉抚宪朱大人批：叶荫芝性如狼虎，淫比狐狸。挖张姓之山坟，墓加泉下，诱何门之孀妇，辱及闺门。逼黄成通魂归阴府，奸两尼子梦绕阳台。恶贯满盈，情殊可恨，罪宜大辟，以警将来。

抚宪批行，仰司由府飭县，提集人证，解省审办。叶荫芝倚恃职官，屡传不到。黄叶氏情急代子伸冤，复恳黎爷作纸仍向抚院衙门呈催。

奉批：

控关职官营私舞弊，致毙人命，仰按察会同布政司迅即提省讯办，以彰功令而靖地方。

第十五回 叶荫芝革职解审

诗曰：

功令森严法律彰，身居科第不循良。

横行乡曲终何用，势若冰山岂久长。

奉土谕：

李等奏请将被控串诈毙命之在籍主事革审一折，此案广东东莞县孀妇叶氏呈控在籍主事叶荫芝串诱黄显国，将伊子黄成通田屋修造契纸，指借该主事银两，勒赎诈扰，以致黄成通被诈不甘，自缢殒命。事关在籍职官诈毙人命，必应彻底根究，以成信谳。叶荫芝着革职交该督抚，提同案内人证，严审确情，按律定义，具奏。钦此。

当即仰司行府飭县提集人证，解省审办，且说县主接奉牌文，必中暗暗自忖，叶荫芝乃系恶棍土豪，若是发差前往拘拿，恐其抗拒，不如用善法甜他，假言设席相邀，等他到来再作区处。主意立定，即差门役持帖往请。

适值荫芝在书房坐，家童传报：“本县老爷差使奉请老爷赴席酌谈，现有名帖在此。”荫芝接转一看，并无半点思疑，因他平日与县主时相往来，故他不察内里机关。答应午候即到，原帖请安，门役回署复命，县主吩咐庖人治酒。果然荫芝顶冠束带，两个跟班相随，午晌乘轿进署。县主急忙迎接，主宾见礼，坐下，门役进茶，饮毕，叙了几句寒温套话，便即相邀入席。酒过数巡，县主微笑说道：“年兄，小弟有一言禀告，诚恐有拂尊意。”荫芝道：“老父台有何见谕，治生无不乐从，伏为明以教我。”县主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小弟今日奉请年兄非为别事，只因黄成通一案现奉上宪牌行，立将年兄解省，提同人证审办，烦劳大驾往省一走。特具薄酌，聊以饯行。”荫芝听说，敢怒而不敢言，吓得面如土色，胆振心慌。口称：“老父台，此做牌文内载甚么情事？”县主即将宪牌交他一看。荫芝看过，说道：

“此事实属冤枉，治生恳求老父台大行方便，具文申复上台，自当厚报。”县主说：“公事公办，难以为情，况事关大宪，奉行断不敢稍为延玩，叨在知好，伏祈原谅。”吩咐取刑具上来，将荫芝暂行监禁。荫芝到了此时，无言可答，只得告退，公差押赴监中而去。次日县主升堂，签差干役严拘黄显国、叶亚狄到案，并唤集黄成通之母叶氏监吊叶荫芝一同解省，添派干练家人护送到了省中，公差把文书投递，随奉大宪饬发首府东公确审，某知府廉洁持躬，因与叶荫芝有同年之谊，恐于物议，特自禀明太宪，另行委员办理在案，并将叶荫芝发交南海监禁，俟奉督抚二大宪仰司饬委能员提集各案人证秉公审讯，并查知叶荫芝劣迹累累，檄行本县出示报告。不知委员审讯叶荫芝如何供认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 除暴虐出示招告

诗曰：

分明恶大与仇深，天道从来是祸淫。

莫说当时人畏己，于今招告乱纷纷。

话说叶荫芝解省审讯，遗下张凤姐一人在家，心中仔细思量，叶郎此番身入牢笼，未知何日得脱还乡，只恨当初不该将黄成通田禾抢割，又不应当把他的园房毁拆，迨至成通之母叶氏情愿自备银两取赎，仍复勒掯，黄成通气忿莫释，以致酿成巨案，况在前挖掘各姓山坟，纷纷勒赎。今被黄成通之母上控，诸事并发，不但革除官职，更恐性命难留，将来一经审实，定必查抄产业，累及家人。我乃身属女流，怎能设法为他解脱？

叶郎既是身受典刑，妾亦何忍独活？宁甘一死以谢多情，想罢痛哭一番，便即投缳自殒。次日家人报县验明，备棺收殓，风流孽案至此了结。按下不题。

且说叶荫芝发交委员研鞫，屡次刁狡不肯求招。但他声名狼籍，劣着累累，久在大宪洞鉴之中。备牌行县，饬查叶荫芝劣迹，邑宰接奉牌文，立即出示，遍行先告。正堂示：

为招告事，照得赤岭乡在籍主事叶荫芝居乡不法，本县莅任即已风闻，犹以该绅名列缙绅，颇知法纪，人言未必尽实。

然细加察访，确知该绅居乡以来，霸人田土、占人房屋、诱人妻女、窝留匪棍、鱼肉乡民，种种非法，不胜枚举。又其甚者，毁坟挖骸，勒人钱赎，此事亘古所未闻，乡间所共愤，夫肆其毒者不一事，受其害者不一人。乃历年以来却少控告之案，皆由该绅横行乡曲，目无法律。尔民等畏其威势，诚恐告而不准，准而不办，结恨益深，为祸益烈，是以含冤茹痛，任其凌虐而不敢言。兹该绅恶迹昭著，各大宪均已深知，只候有人告发，审有确处即当严行究办。现因该绅威逼黄成通命案奉文提省审办，合行出示晓谕。为此示谕阖邑军民人等知悉，尔等有身受其害者，即当赴县一一陈，以凭本县，详情究办。惟事必须捐实，倘有宽假，反为坐罪，亦不得横生枝节，累及无辜。兹该绅罪恶贯盈之候，尔等沉冤得雪之时，慎勿观望不前，致貽后悔特示。

邑宰出示招告后，其被害之家有以霸田土，有以占房屋，有以奸拐妇女，有以挖骸勒赎等事纷纷具控，不一而足。县主当堂讯问明白，一一据实申复无异。

却说宝莲庵女尼闻知叶荫芝事发，解省审办，张凤姐虑及株连，自寻短见。即唤徒弟亚左、桀枝，痛骂：“你等出家之人，本不应与恶棍穿针引线，作此勾当之事。现在荫芝奸情败露，你等不能脱身事外，将来到堂质审，颜面何存？不如及早死罢！以免玷辱佛门。”骂得二人哑口无言，双珠泪落。各自归转房中。是晚，亚左心虚畏罪，仔细思量，实系祸由自取，与人无尤。左右踌躇，半筹莫展，遂即采服毒草身死。次日，老尼知亚左已死，备具棺木殓埋，即把桀枝逐出山门，押令归家还俗。这也不表。

且说叶荫芝奉押监禁，满腔烦闷，九曲回肠，自恨当时误听谗言唆耸，恃势横行，今日困押囹圄，身罗法网，业经委员几次审讯，虽未承招，但恐动刑锻炼，难受熬煎。这便如何是好？不若自作呈词一纸，捏饰情节，自掩其非，或者邀恩，汤开一面，也未可定。主意立就，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拟成一纸，交伊子在外缮正，令其赴督宪衙门具呈，希图卸罪。其时正值邑宰出示招告，据情申复到来。奉督宪大人批：

查该主事串诱黄显国，伪按田屋，迭次诈扰，致黄成通忍迫自缢殒命，业据藩臬两司饬提尸亲人证，讯取确供，经本阁部堂会同抚部院亲讯无异，且该主事另有奸拐何张氏为妾，并发掘张川图坟冢之事，均属藐法横行，已一并奏

参革审，至何张〔氏〕畏罪自尽。亦据东莞县讯验，详报在案。据诉各情，显系捏饰图卸，惟既已赴司提讯，仰东按察司会同布政司速飭委员提集各案人证，秉公彻底研审确情，由司复讯录供，详候亲提审办，毋稍稽延。粘抄及黄叶氏呈词并行。

藩臬二宪遵即飭令委员提集各案人证，分案复加研讯，先将黄成通命案讯问黄显国：“你如何起意串同叶荫芝伪写契纳，将黄成通田亩作按借银？一一从实供来，以免动刑。”黄显国供称：“小的与黄成通系属叔侄，分居已久，因与黄成通借贷不遂，故起意写立伪契，向叶荫芝借银。小的得银到手，便花用了，随往各处云游。后来荫芝如何纠众抢割田禾以及毁拆房屋，如何威逼黄成通致死，小的实不知道，这是实情。”

又问挖骸勒赎被害之张川图，供称：“小的当日被叶荫芝挖掘祖骸勒赎，经伊亲家李鹁举说合，过交银两，当日实系畏惧荫芝虎威，不敢同他作对，是以哑忍。今幸云开见日，盆冤得伸，生者感戴鸿慈，死者亦当衔结。”其余又提各案人证审讯，全供如一。当即监吊叶荫芝提同叶润泽、叶亚狄当堂对质，俯首伏辜。由司审转，旋经督抚二人宪亲提会勘，反复究诘，夫口不移以成信讞。叶荫芝拟绞，监候秋后处决。其余黄显国、叶润泽、叶亚狄、李鹁举俱属同恶相济之人，各治以应得之罪，余属无辜，概行省释。叶荫芝仍发南海监禁，所有霸占田土、房屋给主领回管业，控骸勒赎各银两照数追出充公。

且说黄叶氏领回田亩，另行批耕，所得租粮姑媳籍资糊口。

一日黄叶氏对媳谈论：“孩儿黄成通负屈含冤，此事全仗黎爷之力，我们理应酬谢。”陈氏道：“有恩不报非君子，有仇不报枉为人。今得丈夫冤仇已泄，慢道酬以金帛，即使碎身粉骨亦所不辞，如何酬谢之处，悉听安人尊意调排。”叶氏道：“贤哉妇也，所云甚合我心。”吩咐童仆修办靴帽、袍褂、全猪酒席，并封白银百两以为华昏致谢。安排停妥，即命挑夫抬送，婆媳二人携同孙儿踵门叩谢。黎母闻知，母子二人连忙出门迎接。步进厅堂，叶氏姑媳双膝跪下，叩头致谢。黎爷母子即忙回礼，礼毕，坐下饮茶。黎爷道：“小侄与令郎交好有年，情同手足。见他被恶棍叶荫芝屡次欺凌威逼致死，不忍袖手坐视，代为作纸鸣冤，此乃谊不容辞。伯母为何行此套视，酬以金帛，惠赐多珍？殊属令人置身无地。”叶氏道：“贤侄有所不知，此事全仗老贤侄回天之力，若不是贤侄担肩代作呈词，不独孩儿盆冤莫白，而且我姑媳亦难存活。此固孩儿虽死之日，犹生之年，区区薄敬，聊表寸衷，伏乞哂存，幸无见外。”吩咐把礼物抬将上来。黎母在旁说道：“老安人何必如此费心，小儿不过举笔之劳耳，承赐佳贶，受之实为有愧，却之恐蹈不恭。

施者不节，受者自忘其贪。吩咐：“孩儿，将物留下，白镪壁回，留为

令孙异日书金之用。”黎爷诺诺：“遵承母命。”包了赏封，打发挑夫回去，着令庖人办酒款待叶氏姑媳。顷刻，酒筵已备。黎母命媳出来相陪，简氏应命，穿衣出堂，与叶氏姑媳见过了礼，一同埋席。分宾（主）坐下，丫环斟上了酒，大家一齐举杯相酌。席间，黎母说道，口称：“安人今日冤仇已报，令郎灵柩现停在家，何不找寻吉壤为之安葬？一则先人落土为安，二则以免提肝吊胆，你道如何？”叶氏说：“老身只为官事纠缠，未暇及此，目下已获伸冤，自当急为办理。但家下无人，还祈令郎照拂。”黎母说：“这个自然。”酒过数巡，只见成通之子向往黎母扑笑，黎母接抱过手，耍弄一番，不胜喜悦，看见此子生得眉清目秀，相貌非凡，将来必有上达。

暗暗想道：“我孙与他同年，不过大其两月，何不共成姻眷，俾得亲热，相继往来。想罢，启口叫句：“安人，老拙有一事奉商，未知尊意可能应允否？”叶氏闻言，口称：“老安人有何见谕？请道其详，妾身无不恪遵领命。”不知黎母如何说合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 缔姻娅以绵世好

诗曰：

不是筵开射雀轩，祇缘种玉自蓝田。

怜孤有意联姻谊，不负交情一片坚。

话说黎母在席上看见黄成通之子生得英俊，欲将孙女与他结亲，便向叶氏安人说道：“老身并无别事奉商，因见令孙儿乖觉歧嶷，将来定成大器。小孙女与他同庚，只大两月，意欲共结丝罗，第恐蓬户柔姿，未必能如尊意。”叶氏答说：“老安人说哪里话来，小孙命生不辰，慈父早为见背，今得令郎不弃东床之选，实乃泰山之靠，何幸如之？”黎母令丫环将孙女抱出，拜见叶氏婆媳，叶氏安人向手中除下玉卮一双作聘，以志不忘。黎母命婢将酒满注，两相交饮，以为酒杯许口，永无反悔。彼此畅饮一番，直至日落西山始行散席。叶氏婆媳告别黎母，姑媳相送出门，上轿登程而去。自此两姓联姻，更为笃好。过了数日，叶氏安人敬请高明地理觅就吉壤，安葬成通，并请星士选择良辰。差仆通知黎府，一面延僧建醮，超度先灵，四亲六眷摆祭纷纷。黎爷备办礼物，前往致祭，所有一切事务具是黎爷主持。到了是日出山，鼓乐喧天，人夫执事甚众，惊动沿村男男女女观看，无不称快，并说：“黄成通被叶荫芝如此欺凌，今日得雪冤仇，风光大葬。为人做好终须好，恶人到底归身。此话确实不虚。旁人议论无庸赘述。且讲黄成通灵柩到了山前，土公预先开便了冢，勘舆定了吉向，等待时辰一到，即行下葬。一众亲友送毕，黎爷为之款接，极属殷勤，各皆欢悦。一连忙了数日，丧务告毕，坟面亦经筑好，黎爷拜辞而归，叶氏姑媳千多万谢。自此黄家平安无事，婆媳相与抚孤收租度日，目待孙儿长大

成人，开枝散叶，以绵宗祧。按下不表。

却说叶荫芝在牢狱禁押，日困愁城不胜烦闷，形容枯槁，颜色憔悴。闲来无事，自思己过，每每为之扼腕长吁，深恨当时不该如此恃势欺人，横行乡曲，以致酿成巨案，抚胸自问，实属咎亦难辞。正所谓：天作孽犹可违，自作孽不可活。想我荫芝身为主事，在京供职有年，回籍奔丧，理应早为起复，何苦逗留在家，迷离花柳，纵情酒色，贪好货财，自取灭亡之祸，伊谁之咎，夫复何言？所恨相交尽属协肩谄笑，不能箴规纳善，更为朋比作奸，种种非为，半由自己所招，半为他人所累，既往不咎，错脚难番，只可听之而已。未几，抑郁伤怀，不思饮食，奄奄瘦损，弱体难支，采薪之忧，是所不免，其妻妾闻知，难以为情。一日爱妾携子进监探病，狱卒不肯见容，多方贿赂，始得徇情放进。荫芝见了爱妾与及儿子，遂即抱头痛哭。哭罢，彼此叙了一番离别之苦，荫芝问道：“别后家中景况若何？”答曰：“如常。”又问：“凤姐近来有无出入？”伊氏叫声：

“老爷，凤姐之事，难道你竟不知么？”荫芝说：“被行信息不通，如何晓得？”伊氏道：“自从老爷提省审讯，凤姐抱闷耽愁心虚，畏及千连，竟尔自萌短见，也曾经官验明，申详在案。”荫芝听闻伊氏所说，便即顿足槌胸，哭叫：“芳卿，蒙你多情垂爱，原拟百载同欢，岂料一旦分离，竟使柳眉皱碧，杏脸消红，素娥托月，紫玉成烟，是予之罪也。”言罢悲啼不止，伊氏从旁劝慰：“老爷不必过于伤感，千祈保重贵体，倘忧多成病，无人调护，自去扶持，为之奈何？”荫芝说：“爱卿之言虽是，但凤姐为我不知受了多少折磨，正得成就其事，今者为我亡身，问心实属难过。生于情而死于情，天壤间能有几人哉？是以不能不为之而堕泪。转声便叫：“孩儿过来，听我吩咐，自今以后，务须努力做人，小心事奉母亲，不可高头硬性，相恤里邻，和睦乡党，前车可鉴。千祈不可照我所为，自蹈汤火，难逃法网。其子闻言，伤心流涕：“父亲不必挂心，孩儿自当遵训。所有一切家事，母亲操持门户，关防孩儿照管。

自此勉力攻书，不坠青云之志，箕裘相绍，务祈肯构肯堂。惟是父亲现在被押囹圄，孩儿弗克追随左右，私心自问，殊觉不安，惟望彼苍垂悯，予以一线之生，俾得乐叙天伦，感甚幸甚。”

言未毕，禁卒近前催促：“此地非久谈之所，快请回避，诚恐狱官到来看见，彼此均属不便。”荫芝此时实难分别，其子与妾亦属依依不舍，六条珠泪闷洒衿怀，三相相看殊难割爱，欲行欲止，无奈狱卒不容久待。三人只得含泪而别。伊氏偕子转回寓所而去。按下不表。

且说张良雪之妻陈氏，因包庇张凤姐与叶荫芝私约，协同前往宝莲庵叙会

，在佛前发誓联盟，被伊夫查知其事，将妹凤姐严行锢禁，把她逐回娘家。陈氏被夫休弃之后，也自知错，隐气吞声，终日受其父母怨骂。心中暗想，外室断难存身，兼之无颜以见亲友，有夫之妇未便复行再蘸，只好入寺修行，以盖前愆，乃为上着。主意已定，即向父母跟前泣求：“情愿托足空门，皈依忏悔，以了今生因果。”其父母见女如此情景，殊觉惨然，不得已，从其所说，叫句：“女儿，虽乃你自行差错，究竟因人连累，今已被夫所弃，镜破难以复圆，虽在外室藏身，他日作何究竟？仔细想来，还是入寺为高，闻得清真庵女尼十分端正。终日持斋把素，念佛看经，一尘不染，迥异桀枝、亚左之流，待我明日送你拜她为师，俾你终身有个安乐之处。所有衣单各项自有父母为之，无庸你挂虑。”话毕，陈氏心中不啻喜出望外。过了几日，其母命人打轿，带领丫环前往清真庵烧香，女尼静远连忙迎接。入到佛殿、陈母命丫环点烛，亲手自炷名香，恭身衿衽，跪下叩头颂祝一番，起来化帛，静远引至客堂坐下，奉茶饮毕，女尼启口问道：“太太贵居上姓？乞示其详。”答曰：“妾身姓陈，本邑人氏，就在前村居住，久闻宝庵雅洁，是以到此烧香。请问师傅法号何名？”

“女尼答曰：“法名静远。”陈母复问：“门下法嗣若干？”

静远说道：“山门清淡，只有小徒一人，现已分居别庵。陈母道：“妾身有句话儿奉商，未知师傅可能容纳否？”静远云：“太太有何赐教，小尼无有不遵。”陈母口称：“师傅，实不相瞒，妾身有一小女配与张良雪为妻，近回夫妻反目，休弃送回娘家，今欲带发修行，以图清静。久闻师傅端正持躬，欲令小女投于门下为徒，俾她终身有托，未卜尊意如何？”静远听说，口称：“太太，令爱姑娘缘窗闺秀，玉叶金枝，第恐山门淡泊，菜根滋味，适口无肠，未免有防简慢。太太既系不遗葑菲，小尼自当拜命。”陈母见静远一口应承，心中十分欢喜。

便说：“取宪书来看，择选吉日，好送小女到来拜师。”静远即把通书呈上，陈母查阅，说道：“明朝乃是黄道吉辰，便可行事。”说毕，起身辞别，女尼相送出到门外，说声：“简慢。”

就即起轿而行。归到家中，陈氏接见，问道：“母亲到庵会见师傅，如何商议？”陈母将情由一一言知女儿：“明朝乃是吉日良辰，便好送你到寺，快些打叠应用各物，一同携去。”

陈氏闻言，立即归房，检拾停当。到了次日，早起梳洗，穿就衣服，出堂拜辞宗祖，叩别父母，洒泪而行。陈母携了衣单银两，亲自送女前往。到了寺门，女尼迎进客堂，陈母吩咐女儿拜见师傅，陈氏领命，躬身跪下叩头，静远连忙扶起。陈母把衣单银两双手呈上，静远接过，喜之不胜，吩咐摆斋款待。

席上陈母嘱托一番，静远唯唯从命。斋罢，陈母拜辞，静远师徒相送出门而去。

第十八回 张凤姐冤魂托梦

诗曰：

强成燕侣与莺俦，丧节污名不顾羞。

错脚难番怜薄命，泉台空抱恨悠悠。

话说陈氏拜了静远为师，从此收心养性，杜门不出，看破红尘。静对黄庭经一卷不理人间是与非。其父母闻之，也亦为之叹息，无庸赘述。

却说张木公见凤姐业已身亡，满腔忿怒自是瓦解冰消，因思媳妇被儿逐回外室，不过为尽姑嫂私情，以致终身受累，闻她今已入寺修行，不肯复为改嫁，虽非完人，但亦尚顾廉耻，终身已得安乐之处，到也罢了。惟是良雪现在鳏居，一室独处，何以为情，老夫意欲为他再续良缘，免其在外浪荡。思想已定，便同妻子商议，安人答说：“老爷言之甚是，妾身久有此心，一向因亚凤心绪不宁，未暇谈及。老爷既有此志，当即举行。”

夫妇庄然谈论，适值钱婆到来。说起前村马姓之女，年方二九，生得丰姿俊俏，举止端庄，而且簪缨世族，阀阅名家，门户相登，堪为令郎继室。木公夫妇听说，喜色欣欣立写年庚一纸，交与钱婆前往作伐。未几，钱婆往来说合，两家应允，遂即过聘，择吉迎娶。是日，大排筵席，亲眷纷纷到贺，鼓乐喧天，觥筹交错，直至更阑而散。此夕洞房花烛，鱼水和谐，琴瑟百年，以继前好。从此良雪夫妻和顺，这也不必多说。

再表张凤姐死于非命。因在冤枉死城朝夕嗟怨，自恨当时这两个狗尼将我陷害。只估叶郎是个书香子弟，薄洒风流，故有如此情重，是以在宝莲庵私会，愿托终身，岂知他是个色中饿鬼，残酷贪夫，霸人田土、占人房屋、奸人妻女、挖人骸骨，种种非为，人憎鬼怨，今日恶贯满盈，难逃法网，正所谓：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我本名贵口女，玉叶金枝，何肯以身试法？自忖为情之所累，玷辱父兄。既为荫芝妻，则当为荫芝死，不得已，自尽身亡，以免出乖露丑。今闻叶郎死期将至，不若前往监中托梦，与他叙会一番，也解心中忧愤。思想已定，化阵阴风潜往阳台而去。到了监中，狱神喝问：“何方冤鬼，姓甚名谁，到此何故？快把情由说来。”凤姐道：“小妇人乃张家之女，名唤亚凤，只因主事叶荫芝与我结下风流孽债，妾虽已死，但情根未断，闻他现在监中抱病，特来探望，聊表寸衷，伏乞恩施，准其晤面，感之不尽。”狱神见凤姐说出真情，不忍拦截，放其进去，说道：“此间乃法律森严所在，不能滞久迟延，致于未便。”凤姐答曰：“遵命。”旋即抽身进步，行近床边，低声叫句：“叶郎，闻你身中有恙，特来奉候。”此时荫芝梦入南柯，看见凤姐散

发披肩，蒙头垢面，不胜悲切。

便问：“芳卿，因何如此形状？”凤姐洒泪开言，叫声：“叶郎，自从闻你解省提审，妾身无日得安，知你身罗法网，问正典刑。一则畏罪干连，二来何忍独活？是以自萌短见，投缳而死。今在冤枉死城困守，〔度〕日如年，未知何时方得转轮再世。”言罢，悲鸣不已。荫芝看见凤姐如此伤情，不禁肝肠寸断，仰天长叹，口叫：“芳卿，这是我荫芝多行不义，自取灭亡，死不足惜。本不该千方百计陷却芳卿，败丧名节，死千非命，是子之罪也。惟是我禁押牢中，死期将至，伏祈稍待片时，与你同归一路。”二人悲啼，狱神向前催促，不准停留。凤姐无奈，只得与荫芝挥泪而别。主事此时擦醒起来，泪湿衫衿，侧听樵楼已交五鼓矣。

闲话休提，却说张良雪之妻陈氏自从拜了静远为师，身入法门，毫非不染，终日念佛烧香，或时亦拈针纸，脱净尘缘。

超然世外。一晚梦见凤姐到来，颈带绳痕，披头散发跪在床前，口称：“嫂嫂，难为你当日与我周全其事，以致被兄逐回外室，可怜年少青春，空守有夫之寡。今者红尘看破，入寺修行，到博得一个终身安乐。奴因叶郎威逼黄成通，伊母上台起控，奉文提省审办，惟恐罪及干连，以致轻生自尽。今在枉死城中，不胜凄楚，回忆生前既蒙嫂嫂曲屈相周，于今死后还祈嫂嫂推情超度，为之诵如来一卷俾得忏悔，尤彼岸诞登莫使沉沦阿舅，此恩此德，世世不忘。”说罢，哀哀苦哭，叩头而去。陈氏醒转，毛骨悚然，心中暗想，凤姐当日与我姑嫂情深，故此不避嫌疑，同彼往宝莲庵与叶荫芝私会，后来被他人进谗，为夫所弃，逐回外室。在凤姐未尝无意相关，但畏惧父兄威严，焉能为之力挽？我既用情于始，不妨尽情于终，明日与师傅商量，将她超度，免她轮回堕落，早出生天，庶不负其哀恳之心也。

到了次日，起来梳洗，心中郁郁不安，未免形之于色，出到禅堂，恭见师傅，礼毕，静远叫声：“徒弟，今日见你眉峰紧皱，面带愁容，是何原故？”陈氏答道：“师长有所不知，弟子只因昨晚夜梦颠倒，是以耿耿寸衷。”静远道：“所梦何来？不妨向我一说。”陈氏道：“弟子在俗有一夫妹，名曰张凤姐，原配何门，三年丧偶，改适主事叶荫芝为妻，只缘叶主事身罗法网，诚恐罪干连累，自缢身亡，现困枉死城中，求我超度。”

其余底细不敢对师说知，只可藏头露尾，不尽所言，静远听说，叫声：“徒弟，既系如此，这也不难，待我明日相请众道友到来，在佛前将她超度，也不枉你姑嫂一番情意。”次日，陈氏自解私囊备办香烛、斋棹、金银纸帛，相请众女师在经堂礼忏一昼夜，连宵功德超度亡魂，事毕众尼散去，陈氏谢过师长，心中便觉安然。过了几天？忽然一晚梦见凤姐到来，满面欢容，笑颜

可掬，行近叫声：“嫂嫂，多蒙超荐，实乃功德无量。如今已出枉死城中，仍在鬼门关守候，叶郎身死，方能完此风流孽案。尚有邓清之妻黎氏，也是案内有名之人，想我当日被父兄严禁之后，归至何门，黎氏突然假扮倪奶奶，将我诱拐，说往石龙看会。送往叶郎舟中，共效于飞之愿。今我魂赴泉台，她竟脱身事外，仔细思量，自当为她索命。”言罢，赧衽叩谢，说了一声：“吾去也。”便往邓家而去。话分两头，却说邓清夫妻一日无事，相对闲谈。黎氏将夫斥辱：“你乃纠纠武夫，绝无一些计智，枉费身为男子！不及我一女流，难怪人称你为大栋。目今叶主事身罗重罪，禁押监牢，你一向趋伊门下，左右逢迎，不过狐假虎威，虚张声势。

叶主事现今英确何在？摇钱树自此砍倒了，问你何所经营？作何事业？”这几句问得邓清无言可答，只得笑口吟吟。黎氏，正欲归房有事，忽然见有一阵阴气吹来沾体，登时浑身酸软，头晕眼花，一跤栽跌在地，口中混骂：“黎氏，你生平多谋多诈，刁狡异常，算是一个女中光棍，想我凤姐与你并无相识，素无嫌怨，你为何假扮倪奶奶到何家诈称接我往石龙看会，送至叶荫芝舟中成亲，害我今日死于非命。仔细想来，断断不能放你，快快偿我命来！”其时，一众家人俱已知道，张凤姐降她，说的邓清连忙排解，再四哀求，俱不能免，片时间，黎氏身亡。邓清见妻子已死，不胜悲感，吩咐家人将尸放好，备办衣衿。棺槨收殓，经过七旬寻，觅见山地，延僧建醮超度一番，然后再行出殡。丧事已毕，邓清把家内一切事务安排停妥，从此杜门不出，闭户安居，凡有损人利己之事再不敢为。安庸赘述。

第十九回 问典刑法场祭奠

诗曰：

君子小人有两途，为非作恶不胜诛。

科名捷取终何用，孤负芸窗愧读书。

话说叶荫芝定成死罪，在牢中监禁，经过秋审，一日部复转回。奉上谕：

嗣后办理，各省秋审犯勾到时，着大学士、刑部将各犯应勾、应缓情节摘叙数语，奏后行各省督抚处决，以昭儆戒。钦此，叶荫芝因闻黄成通人愚懦，嘱其分居胞叔将黄成通勒诈分肥，伪写按契，向黄成通勒赎银两，不允，将黄成通铺屋封闭，并将其园树砍伐，后割田禾、鸭只，一抢桃回，黄成通被其欺扰忿气难堪，乘间自缢殒命；又拐张氏为次妻，后张氏畏罪自尽，并掘骨骸坟墓等情，仗官倚势，平空讹诈。是以勾决，法无可宽。钦此。

部文一到，当即飭司行府仰县移会武营，监吊荫芝解赴抚院衙门，听候会审，炮响三声，请出王令，委县拨兵将叶荫芝押出市曹绞决。其妾伊氏，是日闻知备办酒食，携同儿子先往等候祭奠。不多一会，叶荫芝已抵法场，其妾与

子见了，凄然不堪，连忙上前跪下叩头，将酒满注，亲手递到唇边，此时荫芝魂不附体，哪里还食得酒来，喉头哽咽，勉强饮了一杯。伊氏口称家主者：“癸妾辱家恩宠幸已有年，满拟常叨泽荫，左右追随，不意福薄生灾，至于如此。天实为之，谓之何哉？惟愿早登仙界，免堕丰都，主之幸亦妾之幸也。”言罢，泪如泉涌，犹如利剑剖心。荫芝带泪叫声：“爱姬，不必伤心，事已至此，有何可言。”转声便叫：“孩儿上来。”吩咐：“自怨你父生平任性，恃势横行，交结往来尽是无廉之辈，当日若得良友箴规，何至今时有杀身之祸？前车覆，后车鉴。儿呀，自今以后，必须择友，切切不可滥交，再者，回家务要循规蹈矩，事母理当竭力，无使忤触亲心，你父死在九泉之下，亦能瞑目矣。”其子听说，口称：“父亲不必过虑，孩儿自当凛遵遗训。”

时候已到，监斩官催令动手，伊氏母子不忍目击荫芝身亡，回避下去。刽子手即把荫芝扶上绞台，不消片时，便已绞毙。

伊氏母子稟请将尸领回，备办衣衾棺槨，即行收殓，匍匐扶亲归里，觅地安葬。择日开丧领帖。至期，鼓乐喧天，四亲六眷纷纷前来吊孝，延僧建醮，伏道修斋，两坛因果，追荐灵魂。

一连闹了几日，其子谢孝已毕，便在家庭守孝。

一日，乡中无赖之徒群蚁相附，纷纷议论说道：“叶荫芝生时倚仗职官，傲世凌物，霸人田土、占人房屋、拐人妻女，掘人骸骨，作恶多端，不胜枚举。于今死去剩下资财，留为妻子安享。我们不若代众人报仇，照依一样行事，俾人霸他田土，俾人挖他骸骨，俾人拐他妻女，俾人占他房屋，向他儿子勒赎银两，大众分用，你道好不好呢？”众人齐齐拍掌，称说：“妙甚，妙甚！”内有一个高年长者，摇头说道：“不好，不好！”

这事如何做得？你们想学荫芝所为，只怕不能学得荫芝声势，他身居户部主事，赫赫声名，谁敢与他相抗，不独乡中畏其狼威，就系本邑县主也亦无奈其何。天道福善，祸淫报应，丝毫不爽，你看荫芝一朝罪恶贯盈，难逃法律。孽由自作，与人何扰？依我愚见，到不如守分安命，顺时听天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，身为盛世之民，获享太平之福，岂不多少是好？何必作此不仁不义，自取灭亡哉。”众人闻听长者这一番话，个个无不抒诚悦服。齐声称说：“有齿有德，果是高见不差，若不是长者指示迷津，我等险些自蹈汤火。”

正系一人之善能万人之恶。此之谓欤！

第二十回 森罗殿冥判阴魂

诗曰：

太息生前作恶深，

阳间做事如疏网。

哪知死后罪难禁，

阴府无私不漏针。

话说叶荫芝生前作恶多端，挖人骸骨，其被害众阴魂，早在阎君殿上控告，只因叶荫芝未遭显戮，以致稽延于今。荫芝已死，可以审结，即差鬼卒将众冤魂带齐，听候公断。牛头马面领命，即速前去，不一时俱已带到。判官奏曰：“尚有未死之生魂，应否勾摄？乞为裁酌施行。”阎君当殿说道：“凡有案内应质之人，必须唤到，方能审问明确。”随即吩咐牛头、马面：“速往阳间，将李鹬举、叶润泽、叶亚狄等生魂，快快勾来，毋得迟延干咎。”鬼卒答应：“领命，”一道清风竟往阳台而去，即把若辈生魂勾摄。其时，李鹬举等个个一时昏迷起来，人事不醒，卧于床上，三魂七魄随着鬼卒带赴阴司。牛头、马面复命：“李鹬举等生魂俱已勾摄到来，伏祈定夺。”阎君端坐殿上，先把风流孽案审问一番，骂道：“叶荫芝，你身居主事，名列缙绅，自当礼义持躬，何乃不顾廉耻，日逐狗党狐群，诱拐孀居少妇，纵情风月，有玷官方。至于掘人故墓，挖人骸骨，以及威逼黄成通自缢毙命，种种非为，情殊可恨，虽经以正国法，不足以蔽其辜。”讯毕，鬼卒把张凤姐带上，阎君问曰：“张凤姐，你名门闺秀，望族娇娃，原配何门，三年丧偶，纵不能柏舟矢志，亦当待其父母之命。媒妁之言。为何与叶荫芝庵中发誓，赠以绣鞋，不守坚贞，窃效淫奔之女，败名丧节，遗臭万年。”鬼卒又将桀枝、亚左带上，阎君问曰：

“你这两个秃驻，身在法门，理宜洁持，持斋把素，念佛看经，色色空空，无非幻想。为何不能参破，竟与叶荫芝宣淫，既经握两携云，又复穿针引线不修因果，玷辱佛门，罪有攸归，难辞其咎。”此风流孽案，业已当殿审明。吩咐鬼卒：“把黄显国带将上来。”阎君问曰：“黄显国，你与黄成通系属叔侄至亲，久已分房居住，屡次向其通挪，并无见却，一朝借贷不遂顿起亏心，串同叶荫芝写立伪契，将田作按，迨后，荫芝将黄成通田禾枪割，砍伐果木，毁拆园屋，屡次欺凌，以致黄成通气忿自缢身亡。本案黄成通之毙命，实由你这狗道而起，情实可恶，法所难容。”吩咐牛头、马面：“将黄显国带上刀山，挫其筋骨，然后放落油缸熬煎，化为齏粉。永远不得转轮。”

鬼卒答应：“领命。”即把黄显国押将下去。如此这般，遵照而行，事毕复命。又把叶润泽带上，阎君问曰：“叶润泽，你乃梅林寒族，小户贫家，屡为邻乡凌辱，风闻叶荫芝声名赫赫，势大财洪，趋炎附势，援而扳焉，附诸族末，时相往来，进谗唆摆荫芝诡计害人，无所不至，欺生凌死，满肚砒霜，洵为乡村中之大毒，亟宜惩倒以儆力顽。”审毕，鬼卒又将李鹬举带上，阎

君问曰：“李鹤举，你乃家财万贯，富拥千金，身捐州同之职，与叶荫芝结为儿女姻家，见其恃势凌人，自当为之阻止，窝谈女色，犹复竭力图谋，乃至伐冢挖骸，竟敢勒赎，过交银两，助纣为虐，包庇分肥，扰害闾阎，殊堪发指，阳世虽逃显戮，阴府难免冥诛，审毕，鬼卒又将叶亚狄带上，阎君问曰：“叶亚狄你系荫芝胞侄，份属犹子，虽乃分居，情犹一脉，不思安分守己，狐假虎威，每于损人利己之事，竟尔代叔出头，耶如陈姓寡妇之事，祇将铜钱二十七千，勒令陈表立写在三百两银揭数，将伊寡婢田亩作按，后至陈寡妇情愿赔银一半赎回，你叔侄坚执不允，胆将陈姓两个幼孩收禁祠内，陈寡妇泣诉公庭，邑宰为之准理，出差协全营员会拿，又复纠集多人持械抗拒。至于挖掘张川图等坟墓骸骨，全是你主持，带领土公人等前往发掘，如今万恶皆归荫芝一人，未免苦乐不均，叶荫芝业已问正典刑，你断不能脱网。”“尚有张良雪之妻陈氏，不守闺门礼义，与姑包庇为奸，现今入寺修行，不过聊塞众人之口，虽乃为夫所弃，应宜罪执贪淫。”审讯已毕，各各俯首服辜，阎君吩咐牛头、马面将众魂带下，听候判断。判曰：

叶荫芝者，身为主事，位列缙绅。俨縻爵禄于朝廷，当念维持夫风化。何倚权势纵族亲，既贪财而毒施枯骨；肆淫凶，行狡计，复渔色而玷及孀居。似此虎视鲸吞，狼心虺腹，未免猴官之诮，居然狗盗之雄。宜于剐心梟首之余，付之炮烙，即于油锅刀山之下，置之宫刑。使今日火焚肉脏，用儆刀风，俾来世花放后庭，速偿冤债。

张氏亚凤者，珠帘弱女，金屋名媛。纵或伤薄命于红颜，岂至感深情于绿绮。胡乃才歌寡鹄便欲求凰。中淫尼之巧计，禅床幻作欢床，从豪宦之奸谋，珠海翻成孽海。据此彤管至玷，白璧蒙瑕，速炽金钢之刃插入牝阴，准投禽兽之胎，托生猫姆。

李鹤举者，财盈万贯，虽能作福作威，富有千金，宜以不卑不亢。何乃便为不仁之习，见贫贱则昂其首，竟同趋炎附势之流，睹富贵则摇其尾，称之以沓沓既无殊，娼妇之心。名之曰讠也讠也亦奚异，

和尚之眼，虽法江湖之水，不能洗阙羞颜，即图山毒之形，难以穷其丑态。宜加惩儆令作龟公。

叶亚狄者，本为市井无赖之徒，因迁叔而称侄少，何异乡曲无知之辈，逐匪党而作，乃撕勒人钱财，以图自足之计，固知所得良多，掘人坟冢，以为择食之端，试问于心何忍？况无夫之妇，已作婢娘，何得复行淫乱；有主之田，原非己物，乃尔竟欲延谋。据此无良，实非人类。生即厚颜居季世，死亦无面见先人。此世留名大水鱼，来生合作穿山甲。

桀枝、亚左者，业披缁于佛地，固宜剑断尘情，岂念素于禅堂，复至波生

苦海。胡乃散天花于座上，只散桃花；施法雨于人间，但施巫雨。菩提树幻成连理树，秽达西天，明镜台你作游仙台，腥闻南土。三生现孽，一味宣淫。虽使居鬼门母彘，不足以赎其辜；惟令托阳世牝虎，庶可以当其罪。

陈氏者，少年夫婿，早掇科名，半步行藏，当知礼法，何闺阁内总无廉耻，竟色美而献旗枪，巾幗中全没须眉，遂买笑而通针线。秋波频转，无非欲取人怜，莲步轻移，殆谓能撩客思。幸荫芝钟情硕果，故不暇染指于元羹类。倘鸛举欲啖馀桃，难保失身于鹅料。况出乖弄丑，成也原是萧何，丧节辱身，败矣莫非彼妇。去其心目，纳入铜钟更宜。将邓清之妇以行刑，使即抱铜柱一条而受罪。

叶润泽者，曾经获罪公庭，宜汝受刑木里才耆。固宜遁迹，梅林，惧为冯妇；岂敢侧身棠署，复作奸徒。何食铜无厌，犹怀暗箭伤人。为恶不悛，常捧大蹄卫己。捉以尤浑、费仲未尽其奸，校之飞廉、恶来差方其恶。是宜敲其牙，拔其舌，托生粪内，转入虫伦。至于党恶毛撕，助奸烂匪，掳生人，食死骨，律无宽宥，法必严惩。地狱之鬼，沉沦泉府，丰都屎笨之峰，投胎阳间坑厕。此判。

判断已完，吩咐鬼卒将死者带赴鬼门关待罪，生者送回阳世为人，等待阳寿终满，再行带回听候发落。鬼卒答声：“领命。”将各生魂放回。其时各人擦醒，不禁汗流脊背，毛骨悚然。是耶非耶？依稀仿佛。

盖幽明之中，原无二理，大抵为善必报，作恶难逃。可见人生在世，须要行仁义事，存忠孝心，勿贪意外之财，莫饮过量之酒，勿谋人之财产，勿淫人之妻女，多修善果，广种福田，脱离苦海，共登寿域。岂不快哉！岂不乐哉！

（完）